

春秋左氏傳評林

僖 林註
二

僖公元年

仁德

2207

3

0712
2217
3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九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
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
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
一年文公卒子穆公驪立

齊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
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

年孝公卒弟
昭公湣立

宋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
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

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
楚戰於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三傳本卷九

與田元繼句讀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取衛成公歸衛

蔡

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欽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一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鄭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鄭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服

楚屈完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

時也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令尹僖二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

秦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

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

越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壬戌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

救邢聶北邢地次于聶北救邢各按○夏六月邢遷

于夷儀夷儀邢地邢遷為文○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事

而再列三○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

國特筆也

張洽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

邢師陽宿之通遷強取者不同

家敘敘先書次以城再叙三國以美其救

胡寧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於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

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

陳深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家敘敘繼之會而書公敗鄭師竟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不書公公出故也

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

書經皆諱之也為尊者諱諱國惡掩惡揚善又存君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禮也為尊親○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

懼狄皆出奔師之奔師北師遂逐狄人諸侯之師具邢
 器用而遷之具邢器用如歸衛祭服牛羊豕師無私
 焉諸侯之師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見經諸侯城之諸侯
 儀而遷邢城儀而遷邢城救患也救邢之凡侯伯凡侯伯九救患
 者板幹築也攘夷狄以分災分災分穀帛以討罪脩文告以禮也此侯
 也禮○秋楚人伐鄭見經鄭即齊故也楚以鄭人即齊
 盟于犂犂即榿也盟不謀救鄭也齊桓公合諸侯○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見經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
 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
 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冬莒人來求賂莒以師來臨魯公子友敗諸麗敗
 求還慶父之賂

獲莒子之第。第，在師故敗莒師。非卿也。古者命卿
獲第傳以非卿釋之。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
來其求無厭自獲第而後魯。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
難定故嘉季友獲第之功也。費嘉季友之功故賜以汶陽之。夫人氏之喪，自
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謂齊人為過其之舉
齊見經。女子從人者也。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大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衛邑以魯辭書之不
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齊定中以夏五
美衛則春秋書楚丘以善辭居然可知矣
 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虞師晉師滅
 下陽。下陽虢邑。○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

友之功宜何如亦
曰隆其爵秩耳已
穀梁氏曰子友謂
擊曰吾二人不相
說士卒何罪屏左
右而相搏公子友
處下左右曰子孟
孟勞者魯之寶刀
也公子友因殺之

李應齊殺哀姜公
穀梁氏胡氏皆以
為義獨左氏曰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
者也是不察於春
秋之公義也
穆文熙女子從人
而人不能殺齊國
伐殺以正其淫亂
弑君之罪所謂以

貫貫宋地衣裳之會
○冬十月不雨
傳在三年○楚人侵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馬
衛遭狄難君死國
滅故傳言封衛

不書所會
之諸侯後也
傳言諸侯既罷而魯後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荀息晉大夫請於晉獻公
以屈地所生之良馬四馬

日乘○屈與垂棘之璧
垂棘之地出美
玉璧美玉也
假道於虞以

伐虢
自晉伐虢道出於虞故
公曰荀息曰是吾寶也

言馬與玉是對曰荀息
若得道於虞若得虞借我
晉國之寶也對曰

外府也
取之猶寄之在外之府庫必無所失
公曰官

之奇存焉
獻公言官之奇在虞
對曰官之奇之為人
必能盡忠而沮吾計

義斷之者也何謂
不可

也言宮之奇平
懦秉性而不能強諫
其君○強上聲

僖經二年
季平先儒皆謂哀

又平且少長於君
且宮之奇自少長養於
公宮○少去聲長上聲
君暱之公

姜嬴公之嫡母子
無細母之義得用

之親近而狎暱
雖諫忠諫將不聽
既親且狎乃使荀息

小君之禮籍意既
得罪於夫宜絕於

假道於虞
乃從其言使荀息奉
曰假道之冀為不道

宗庶以私禮葬可
也

異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其
言說虞先言異國伐虞之不道
入自顛軫顛軫虞

傳說冀篡戰國策
魏謂趙王曰晉人

伐○軫音零伐鄭三門
其先三門○鄭音真
冀之既

荀息以馬與璧假
道於虞晉人伐虢

病言虞後報伐使
則亦唯君故
稱虞強以說其心

反而收盧故春秋
書之以罪盧公然

今虢為不道
今虢不以道伐晉
保於逆旅
逆旅客舍

則聖經罪盧之意
其說已著於當時

道敢請借行
以請罪于虢
以何罪伐晉
虞公許之公

矣

舍聚徒眾
以侵敝邑之南鄙
邊鄙之邑
敢請假

張洽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追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傳二年
補注遷國不當言封蓋承用俗語故二傳有專封之說不書所會此穀梁離至不序之例左氏不達妄謂後期說者疑之且謂楚丘非衛邑
王元美據公羊傳獻公亦先有伐虞魏意故寢不能寢

貪其璧馬之且請先伐虢以謀先伐虢官之奇諫之
諫許假晉道
奇果不聽從其諫遂起師先伐虢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晉使二子王滅下陽下陽虢邑也先書虞非倡兵之直賄故也終以亡其國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附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始漏洩齊國師旅之事于多魚多魚地闕傳為齊亂張本
○寺如字又音侍貂音彫○錄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虢公伐戎而敗其師所滅而又有功滅亡之禍亡下陽不懼為晉使不得而益其疾也而增益其疾病必易晉晉國○使以自照而益其疾也而增益其疾病必易晉晉國○

荀息遂以假道之計進所謂逢君之欲者也
李笠翁荀息揣官之奇與虞公洞照肝膈安得不傾其國而視如外府也呂東萊息以璧馬覆虢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驪姬申生之讐近在肘腋而不能謀與國抽孰甚焉
陳傅良傳言里克荀息見滅稱師他放此今案征伐不在大夫不得有二義侵伐入滅稱人亦不當異言說在屬辭

易去而不撫其民矣而不撫養其國之民人矣不可以五稔也稔熟穀五熟謂五年言虢不可以過五年○稔上○冬楚人伐鄭經書侵傳言權行關章囚鄭聃伯鄭關章囚鄭聃伯為明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聃音耽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首月不日旱
○徐人取舒舒無傳舒楚之同類詩所謂不為災也徐附齊故為齊
○六月雨示旱不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數
○公子友如齊泚盟君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
○楚人伐鄭鄭文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周之六月今之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自建酉十月不雨不日旱書日不雨不雨至于五月自建辰五月不雨不日旱書日不雨不

補注虞以天子上
公封國序晉上公
羊傳亦謂使虞首
惡皆非

為災也於播種五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為會

楊慎以祖伯之英

侯自陽穀遣人為來尋盟陽穀故齊

識管仲之長才乃

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鄭文公欲孔叔不可

而不能正法何也

言不可曰齊方勤我齊方勤棄德不祥人有德而棄

豈天將以是貽其

與楚成○附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蔡姬齊侯夫人也圃苑

人即侍人文選宦

舟于圃○蕩公蕩公之舟公懼桓公懼變色公變色禁之

者傳論寺人掌女

宮之戒寺音侍蔡姬不可蔡姬蔡姬未之絕也齊桓

王季重號之公固

蔡姬絕蔡人嫁之蔡人蔡人別嫁其女為明年侵蔡傳

不係於敗戎也是

時下陽既失即畫

地而守之其能為

晉御哉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遂伐楚侵蔡遂伐楚

魏禮按宣六年赤

陳遂侵宋次于陘楚強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速進

邱首侯欲伐之中

夏許男新臣卒即許叔也穆公楚屈完來盟于師

民以盈其質將可

屈完楚大夫也盟于召陵齊桓公退舍以禮楚故

禮也意與此同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秋及江人黃人伐

傳經三年

陳○八月公至自伐楚無葬許穆公○冬十有二

高閼不雨八越月

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而不書旱何也凡

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書旱者雖有時而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霸諸

雨猶以不足為旱

天子蔡自北杏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姬其心黨

也若直不雨則早

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披楚之

在其也矣連於首

月書之見其為災

之久而僖公以不

雨為念也

傳說彙纂徐始見

經而得書人始滅

國而得書取是必

楚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披楚之

未滅之辭
李登翁齊宋同盟
已久猶未敢聲人
之罪必江黃至而
後定計出師江黃
之盟會無非為伐
楚計也諸侯之師
當其前江黃之師
擬其後楚將腹背
受敵有不戰戰必
勝矣
傳說東墓傳方遣
季友如齊則盟期
未定自不得日穀
梁以不日為前定
者非也
傳三年
陸淳啖子曰他國
來魯盟者曰來盟
魯往他國盟者曰

遂伐楚諸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楚成王使行人與諸侯之師言
曰以下皆君處北海齊居北海之濱○處上聲寡人處南海楚
猶未至南海因齊居北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
海而南之遂稱所近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侵涉楚地也
此下皆告齊
受王命征討
齊大公○曰此下皆舉召公命大公之辭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
實征之汝大公皆得征討其罪○女音汝以來輔周室以帥諸侯夾持輔佐我周
王賜我先君履賜我大公征討諸侯所得踐履之境東至于海東界
西至于河西界則至于黃河南至于穆陵索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

茲盟皆為盟而往楚之境
故直以盟為文也
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
孫鑣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更不重著蔡姬字
王或菴十句共三十一字而有七層轉二摺二螺若激若真蟻封盤馬本車安頓四之字錯落盡致一也蕩漾可愛
按未之絕或作未絕之校數本互見要之未絕之為是補注歸蔡姬當時

北至于無棣索隱曰無棣在遼西狐竹服虔以爲大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
言受封境界以自狹言以征討所至爲正爾貢包茅不入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包聚束
王祭不也○愚按是時管仲相齊子文
共備○共恭下同天子祭祀菁茅皆不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
南征而不復昭王周成王孫南巡狩寡人是問言齊
昭王巡狩昭王巡狩對曰楚行人貢之不入言包茅之貢不入于周寡君
之罪也楚君其伏罪敢不共給豈敢不共給以昭王之
不復昭王巡守君其問諸水濱蓋昭王時漢非楚師境故楚不服其罪

適有是事或者假此爲名欲出楚人不意左氏惟記所聞故未盡

傳經四年

吳徵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衆友強若不持重而輕進則勝負未可知也故次于涇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也

孫復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檇二年會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左強盛

蔡楚與國故先侵

進楚不服罪次于陘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也陘必爲楚之要地故齊以
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楚子使如陘之師觀強
弱師退屈完請盟次于召陵次于召陵之地以聽楚成齊侯陳諸
侯之師桓公陳列諸侯從伐之師與屈完乘○乘去聲而觀之○乘共載
與屈完共載而觀兵齊侯曰豈不穀是爲稱齊桓公言諸侯從齊非爲我也
○爲去聲先君之好是繼乃是尋我先君之好蓋
同好○好去聲與不穀同好如何使汝楚君與對曰屈完
去聲下同我同好如何社稷言齊加惠徵求楚國厚
君惠徵福於敝邑之社稷社稷之福○徵澆
收寡君不以收拾寡君寡君之願也固我楚君齊侯
曰桓公又謂以此衆戰以此諸侯之衆誰能禦之必

蔡蔡既潰遂進師次於敵地
蘓轍齊桓退舍以禮楚故復書曰盟召陵言非輕也
傳說彙纂伐陳之役先儒皆謂濤塗誤軍道獨王樵以爲陳貳於楚似亦有理
孫復內言及外稱入皆微者也程子云齊命也
程迥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爾非有荆楚之暴也桓公責楚甚畧罪陳甚備非道也
傳四年

勝無堅敵也。以此攻城，而用之，以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屈完：君若以德綏諸侯，言齊若以德，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齊若以力，強制諸侯，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在陽葉縣，漢水以為池，東北之水界楚，雖衆，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齊若以力，強制諸侯，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在陽葉縣，漢水以為池，東北之水界楚，雖衆，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齊若以力，強制諸侯，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在陽葉縣，漢水以為池，東北之水界楚，雖衆，誰敢不服？」
 齊侯曰：「善。」申侯以濤塗之說為是，濤塗以告齊侯，許。

陳傳良傳見伯主之許出申侯見公○見音現曰師老矣言兵出久疲敝若出
 以後倣此凌稚隆蔡當楚之於東方而遇敵若兵出於東懼不可用也恐不可用
 齊欲攘楚而不得衝華夷之門戶也若出於陳鄭之間鄭二國之間共其資糧扉屨當其
 蔡無以入其境然給其資財糧食草屨之其可也庶乎其可齊侯說公桓
 蔡為楚所屈招之類○共音共非音非與之虎牢即制邑蓋桓公還以執
 必不肯至故假蔡以申侯為忠故說與之虎牢鄭之虎牢賜申侯執
 姬之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以先侵轅濤塗以濤塗誤○秋伐陳使魯及江討不忠也以濤
 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塗誤軍為不○許穆公卒于師即許叔卒于葬之以
 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於用兵也侯許本男爵今葬以禮也得賞功凡諸侯之等列薨
 也按注言楚地實未于朝會死於朝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死王
 至南海之濱然對齊處北海而言故事死於王加二等謂子男得於是有以袞斂服也蓋
 以其近稱南海

按風馬牛陳明卿加二等○袞古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云馬喜逆風而奔本反斂去聲陳戴伯即公孫茲也齊復陳成陳人歸轅濤塗陳服
 牛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牛南而馬歸其附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事在莊公二
 北風則牛南而馬馬南故曰風馬牛大夫錄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十八年傳
 不相及所謂背馳者也代辭篇牛走上之以龜不吉筮之以著吉筮得公曰獻公從
 順風馬走逆風牛故欲違上從筮卜人曰告獻公曰筮短龜長而後
 馬風逆從二相及楚是以云書隱叢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不如從長
 說云書曰馬牛其也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不如從長
 風左傳風馬牛俱象之長且其繇曰繇上兆專之渝渝變也言獻公
 為馬牛之病風耳象之長改變攘公之瑜言專寵之變必將棄公之所美也瑜
 謂之風然則馬牛其心一薰一蕕草馨草馨譬申生之徒猶臭十年尚猶有
 放逸因北牡相逐而遂至放逸遠去俞言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必
 也以上四家說姑錄全文各有所取

而已
李笠翁楚僭王大
惡也桓舍之不問
而問其小者遠者
何哉蓋楚之僭已
非一日必欲行天
討以正之非滅其
國不足申明大義
而楚勢方強勝負
有未可必者故僅
以少者遠者為言
庶楚之為弊也易
不盡力以抗我我
之服楚也亦易不
勞師而有功蓋桓
獨籌之熟九伯者
之用也者固如此
孫臏楊陵是極南
地無棟是極北地
蓋指征伐所得及
之

可違弗聽獻公不聽立之卒立驪姬
驪姬生卓子驪姬之及將立奚齊
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獻公欲廢太子
驪姬曰君夢齊姜詐謂獻公
必速祭之齊姜見夢求太子祭于曲沃
言祭齊姜歸胙于公獻公以所獻胙肉于公田
獵姬實諸宮六日驪姬以所獻胙肉公至而歸
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故待公至公祭之地驪姬
酒食自外來不可地墳毒酒至地地為與犬肉與其
不試故令公祭地墳起音粉與犬肉與犬
犬斃而死與小臣小臣食之小臣亦斃亦中

左傳卷之六

言
呂東萊伐楚之役
苟直指其不共職
貢而討之楚必知
罪乃求昭王不復
之事以大吾出師
之名抑不知膠舟
之禍年愈數百茫
昧不可考楚安肯
坐受其責乎此可
以來水濱之侮也
補注帝王世紀昭
王德衰南征濟于
漢船人惡之以膠
解王及祭公皆沒
于水中崩
穆文惠包茅不入
為罪甚細而昭王
不反又與楚無與
我

死姬泣驪姬曰賊由太子
城即曲公殺其傅杜原款公以杜原款傳大或謂大
子或人謂大子辭六日之狀自理以君必辯焉
其太子曰或人曰君非婢氏言獻公非驪姬居不安
居則不能食不飽食則不能我辭我若有辭姬必有
罪獻公幸察則君老矣年獻公已吾又不樂以將不得
其樂蓋殺姬則居不安曰或人又子其行乎言既不
食不飽也○樂音洛太子曰又答君實不察其罪其罪之有無
他國乎太子曰又答君實不察其罪其罪之有無
被此名也以出之惡名以出奔人誰納我雖出奔他
納於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而死○縊音繫姬遂

左傳卷之六

二十一

齊人失問所以反為所屈若以楚之馮陵中夏僭稱王號貴之必無辭矣至於以兵勢脅楚尤為失策屈完之對齊當有愧色也真西山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功矣楊慎衆戰攻城終

諸公子驪姬遂讒諸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時二公子皆在絳故被

經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

杞伯姬來歸朝其子無傳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左右未能行

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夏公孫茲如牟小公及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

衛地衣裳之會七○殊會世子不以定世子也○秋八月諸侯盟

于首止別盟諸侯不以○鄭伯逃歸不盟逃其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夷狄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

之傳○冬晉人執虞公晉獻

傳五年附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十一月蓋十

是伯者於威氣習宜反為完之所詆也

邱維屏完雖有辭只說得自字語未敢與齊一語較勝負矣

穆文熙執轅濤塗濤塗左桓公於東魯公之得禮凡分至啓閉

而書以紀災祥禮也朔且冬至乃歷數之所始治國

必書雲物雲物氣色災變也為備故也素察妖祥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晉獻公使以殺

于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為重耳築蒲

事並在莊二十八年為去聲不慎真薪焉真薪於土雜而夷

吾訴之事於獻公公使讓之獻公使人士為晉首而

為之以此為長短

漢書
卷之九

凌稚隆中大夫二
五之徒也舊注以
爲里克非
評苑有中立之語
則是成謀者里克
也見國語
經世鈔外傳云原
款款天子死死此
太子奔新城而不
遠受死則死爲原
款款之無疑
穆文熙申生被讒
既不敢辭又不能
去止有一死而已
而不死而死而親
之過猶有大不樂
者乎此所以爲申
生之孝也
經世鈔又不樂死
驪姬欲殺二公子
之謀已露焉用慎
其城哉○焉音

對士爲稽首曰臣聞之曰以臣無喪而感無喪禍而
憂必讐焉與之仇對無我而城無我狄而讐必保焉
寇讐必保寇讐之保言獻公今無我而築二又何慎
而守之
焉又何必謹慎
爲之堅築哉守官廢命言若不往築則守不敬
不敬之罪故固讐之保言若固築則是爲不忠不忠
之罪故不
失忠與敬若失忠敬
何以事君何以盡事君
之罪故不
固築詩云舉大雅懷德惟寧言懷和其德宗
子惟城則宗子之君其脩德言公但能而固宗子保
固其宗何城如之何城之固可三年將尋師焉三年
族子弟將用師於蒲屈焉蓋當時
驪姬欲殺二公子之謀已露焉用慎其城哉○焉音

中書
卷之三

煙退而賦曰士爲退而狐裘在耳以狐腋爲裘貴者
言貴者之多○有莫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
公與二公子鼎立爲
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堅之則爲
難及驪姬之難公使寺人披伐蒲獻公使閹寺名披
難○難去聲君父之命不校伐言披以君父之命來
邑○校音乃徇曰乃徇于蒲人校者敢與校吾讐也
敘下同乃徇曰乃徇于蒲人校者敢與校吾讐也
我當反讐踰垣而走走○垣音袁披斬其祛披追文
身而斬其衣之祛袂○祛音區遂出奔翟文公出奔狄以避驪
公孫茲如牟娶焉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
王太子鄭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謀
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謀

經世鈔申生如
此難而諸二公子
如此易所謂破竹
之勢也
僖經五年
高閼先王之制諸
侯未冠而即位謂
之童子侯童子侯
不朝蓋不可以成
人之禮接之也伯
姬歸杞左十三年
有子必尚幼稚如

之何

鍾人傑來字絕句

朝其子猶言其子

俞暴及諸侯以會

殊會也殊會之義

有二會王世子尊

之而不與抗也

會與抗之而不使

其抗也

傳說彙纂首止之

盟先儒皆與桓獨

舊轍以為衰世之

意或遂以挾天子

議桓者非也逃者

匹夫之事觀下文

鄭伯不盟書逃則

經之與桓無疑

程端學諸侯天子

所封又音真同姓

寧周也謀定世子以○附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

已於召陵宣仲即濤塗事在故勸之城其賜邑四年

公以虎牢賜鄭申侯故濤塗○巳音紀曰美城之城虎牢而美

名也大之可以存莫子孫不忘傳之子孫吾助子請我助

而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乃為申侯請於

○為美樓櫓遂諸諸鄭伯於鄭文公曰美城其賜

邑言申侯城其賜將以叛也將負固保險申侯由是

得罪鄭伯信濤塗之譖故猜忌申侯○秋諸侯盟

王使周公召鄭伯惠王恨齊桓會首止以定天子

曰吾撫女以從楚言我撫汝鄭以服輔之以晉又

虞固恩也然晉獻晉輔佐助汝時惟晉楚不可以少安少得安靖鄭伯

喜於王命鄭文公以得而懼其不朝于齊也鄭文公

朝于齊故逃歸不盟故將自首止之孔叔止之孔叔

夫諫止鄭伯曰國君不可以輕失親患必至若失黨援則

輕則失親則失其黨援失親患必至禍患必至

病而乞盟及至為齊所伐病所喪多矣鄭之所喪失

○喪君必悔之言鄭文公必弗聽鄭伯不聽逃其師

而歸君行師從時鄭文公已○楚闕穀於莒滅弦即

弦子奔黃經於是江黃道柝方睦於齊江黃道

皆弦姻也姻外親也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李應襄王于帶皆

陳后子僖二十四

年傳曰不穀不德

得罪於母弟之寵

子帶是也而周本

與齊親睦

皆弦之外親

弦子恃之

四國

紀曰襄王母早死
後母曰惠后生叔
帶與左氏異未詳
孰是

一夫不
冠可
冠乎

王元美秋諸侯盟
齊思惟楚其經營
數年始得底績何
惠王乃復道鄭伯
以叛之乎故短周
之不競非獨夷狄
與諸侯也王自弱
之也
家鉉翁鄭伯當陳
義於王力言其不
可必待既盟乃去
然後於義為盡安
有執王私命逃諸
侯而遂去者乎

皆其而不事楚而不事楚又不設備又不設備故亡故亡
於滅於滅○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晉獻公又借道於虞將以伐虢

之奇諫宮之奇二年諫借道不聽至是又諫曰虢亡言虢之為國虞之表也以

為表以虞為裏言虢亡虞必從之虞必從之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晉心無厭寇不可翫晉兵為寇一之謂甚言一

其可再乎其可再假諺所謂輔車相依借道

唇亡齒寒者唇若先亡則牙其

虞虢之謂也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公

曰虞公晉吾宗也言晉與吾為宗姓之國豈害我哉豈有害我

對曰宮之奇又答又答曰虞仲言晉與吾為宗姓之國豈害我哉豈有害我

大王之昭也大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大王大伯不

從父命與仲雍俱讓國適吳是以不嗣是以不嗣虢仲

虢叔虢仲虢叔皆王季之子王季之穆也王季於周

穆故王季為文王卿士周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功

曰勲言有王藏於盟府王季之穆也王季於周

號皆與晉同宗何愛於虞晉不愛虢而獨且虞且虞

今晉且將滅虢何愛於虞晉不愛虢而獨且虞且虞

晉有能親於桓莊乎桓叔莊伯之子孫皆獻公之曾

於此二公其愛之也言晉若有愛桓莊之族何罪桓

之二孫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桓

二公之子孫以而以為戮莊二十五年晉獻公不唯

何得罪於獻公而以爲戮圍聚盡殺群公子不唯

偏乎獻公所以盡殺桓莊之族不唯以其族親以寵

孫應鑿輔車唇齒之喻至矣不聽乃謂為同宗不害滅虢何愛於虞雖至愚且與警矣不聽乃謂事神豐繁直可大噱

○周大王

大伯吳

仲雍虞

季歷

文王昌

號仲隱九年

穆文熙桓叔桓莊

二句足破其愚然

而虞公竟不信者

迷於利也利令人

昏信哉

彭家屏禮為入臣

偏至親而以侍猶尚害之獻公猶尚况以國乎况以

一國之寵利晉豈公曰又曰吾享祀豐絜我享祀神

盛精神必據我鬼神必安於對曰又答臣聞之臣

所聞鬼神天神非人實親非實親惟德是依惟有德者

故周書曰舉蔡仲皇天無親言天大無惟德是輔惟

德者是又曰陳君黍稷非馨言感神明者非以明德

惟馨蓋以君之明又曰又舉民不易物祭而神有享

惟德絜物惟有德則是物而神享之無德則雖

祭鳥如是所書之則非德則君非民不和夫民神之

和民神所馮依鬼神之所馮附而將在德矣將在德

若晉取虞若晉滅虞而明德以薦馨香而以明德薦其

神其吐之乎則虞之山川鬼神豈不享其祭弗聽公

弗聽官之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官之奇以其族行

奇之言許晉使伐虢○使去聲官之奇以其族行

不及期在此行也在此滅虢晉不更舉矣晉不更舉

滅虢而遂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公問於上

偃晉獻公以兵事曰吾其濟乎言我伐虢乎對曰上偃

克之勝也得公曰又問何時當時以何對曰上偃童謡

云當時童子丙之辰丙之辰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

在尾故尾星伏而不均服振振振盛貌○振音真取虢

緣後人只看秦紀

耳安知庶長之官
不設於秦初而周
時列國亦有臘祭
耶訖其詞言自是
戰國以前文字

按丙之晨或作丙
子之晨非是元繼
校數本皆子字以

補注九月十月之

交傳見三正通於

民俗後見襄三十

一年絳縣人丙子

朔傳見赴告策書

惟用周正與童謠

異

同上號公天子三

公京師朝廷所在

不可言傳傳不知

此義

劉敞左氏謂晉修

虞祀且歸其職貢

於王故書曰晉人

執虞公非也晉虞

同宗滅之大罪也

雖其自欲文飭修

祀歸貢不足以掩

其大惡春秋曷為

聽之耶

林少穎不云滅而

但云晉人執虞公

者聖人不忍周衰

諸侯再取其地故

不斥言而微文以

見意見晉人執天

子三公不道之甚

矣

左傳詳補卷九

之十六

之旂旂者軍之旌旆勝號故取其旂○旂司鶉之貴

其鶉火星也貴貴鳥星之體貴天策焯焯天策傳說

光耀○焯他門反火中成軍鶉火正中見於南

公其奔也童鮪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

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

二月丙子旦周十一月一日日在尾是夜日月合

月在策已過在天策星鶉火中鶉火星見於南左言

必是時也必以此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果以是

號公醜奔京師醜虢公名皆師還晉師自館于虞假

而往伐故遂襲虞掩虞之不滅之虞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執其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也送

媵女以而脩虞祀而脩虞之且歸其職貢於王且歸

職貢於故書曰春秋晉人執虞公罪虞以虞貪璧

國且言易也假道而因取虞不須于

故言易也○易去聲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九

左傳詳補卷九

之十六

之旂旂者軍之旌旆勝號故取其旂○旂司鶉之貴

其鶉火星也貴貴鳥星之體貴天策焯焯天策傳說

光耀○焯他門反火中成軍鶉火正中見於南

公其奔也童鮪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

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

二月丙子旦周十一月一日日在尾是夜日月合

月在策已過在天策星鶉火中鶉火星見於南左言

必是時也必以此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果以是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傳經六年

王樵伐而不服故

圍新城然圍而不

舉見桓公以德綏

鄭志不在於為暴

張洽圍許之役蓋

及其所必救以解

新城之圍也釋鄭

而救許所以抑暴

而救患此見桓公

之急於義也故書

遂以予之

傳六年

凌稚隆夷吾以不

魯僖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六年丁卯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也

○秋楚人圍許

夷狄始圍中國

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再序

○冬公至自伐鄭

傳無

傳六年

附錄

春晉侯使賈華伐屈

晉獻公使賈華伐夷吾所居之屈邑

夷吾不能守

夷吾非不欲校力不能守屈不如重耳之賢

盟而行

乃與屈

不背已

將奔狄

夷吾將奔於狄

卻芮曰

卻芮夷吾之臣

後出同走

夷言

吾後重耳出罪也

嫌與重耳同謀相隨是負罪也

不如之梁

不如奔往梁國

能守故而盟有如
可守將遂與校乎
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投此文公所以
霸也

趙匡楚本圖許以
救鄭諸侯救許鄭
圍以解楚師亦退
許有何懼乃隨蒸
侯為滅國之禮乎
若爾許已從楚齊
何故不伐許乎又
云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亦可疑
顧九疇許僖不能

死又不能遁而作
此狀何為乎後世
劉禪陳叔寶亦此
類耳

僖經七年

趙鵬飛鄭不服則
諸侯之心搖而首
止之盟有所不固
而楚人亦有以議
我矣故急於服鄭
增補合注申本國
名而臣於楚故以
國為氏侯名也稱
國以殺君臣皆譏
也
傳說彙纂竊母之
會五國而陳鄭皆

左傳言本卷一

梁近秦而幸焉梁國近秦而為秦之所親幸秦既乃

之梁夷吾然其計○夏諸侯伐鄭經書以其逃首止

之盟故也逃盟事圍新密實新密而經書鄭所以不

時城也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秋楚子圍許以救

鄭圍許以救鄭者諸侯救許齊輟伐鄭之乃還乃罷

歸攻其所必救也○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武城楚

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許男面縛銜璧公

自縛其手於後唯見其面手大夫衰經君將受死故

縛不能執璧故銜之以為贊大夫衰經從之○櫟初觀反楚子

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楚子對曰逢伯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之庶兄武王親釋

其縛武王親解受其璧受其璧而後之為之被祭除

弗焚其櫟焚其所禮而命之待之以禮而使復其所

使復安楚子從之楚子從其言

經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小邾始書

子自邾黎來為小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鄭殺

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秋七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衣裳之會

字又音無傳昭公卒○公子友如齊無傳

○曹伯班卒子共公襄立○冬葬曹昭公無傳

○冬葬曹昭公無傳

左傳言本卷一

八二

遣世子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不得與猶趙趙不前故君皆不行而止遣世子也

汪克寬南盟齊母而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陽鄭國之社公曰鄭文公吾知其所由來矣

從來姑少待我且少待我所分蓋對曰孔叔朝不及矣言鄭國之危何以待君之可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鄭以逃盟之罪歸于申侯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濤塗諸申侯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山楚而仕鄭其於鄭

傳七年經世鈔既不下八字說盡昭厲以後之鄭

凌稚隆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

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諸之之故則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穆文熙楚子既知申侯之惡乃多予之以重其惡又令之適大國以冀倖免君臣俱失之矣王陽明生之時不戒其專利而將死乃與之璧以行是授之死也

按將求多於女字否莫如其弗可改也已古人此言弗可秋盟于甯

君之明

元專平水

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諸之之故則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穆文熙楚子既知申侯之惡乃多予之以重其惡又令之適大國以冀倖免君臣俱失之矣王陽明生之時不戒其專利而將死乃與之璧以行是授之死也

按將求多於女字否莫如其弗可改也已古人此言弗可秋盟于甯

君之明

元專平水

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諸之之故則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穆文熙楚子既知申侯之惡乃多予之以重其惡又令之適大國以冀倖免君臣俱失之矣王陽明生之時不戒其專利而將死乃與之璧以行是授之死也

按將求多於女字否莫如其弗可改也已古人此言弗可秋盟于甯

君之明

元專平水

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諸之之故則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穆文熙楚子既知申侯之惡乃多予之以重其惡又令之適大國以冀倖免君臣俱失之矣王陽明生之時不戒其專利而將死乃與之璧以行是授之死也

按將求多於女字否莫如其弗可改也已古人此言弗可秋盟于甯

君之明

元專平水

典云多刻求也左傳求多於汝

呂東萊楚文之廢申侯也猶明皇之廢林甫也文子不知而追誦其明亦惑矣

邱維屏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譎之論所從出也

王元美子華蓋有感於二族故欲假齊力以去之此真葛藟之不若也蕪軒管仲相桓公辭子華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臣

母齊合諸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事管仲言於齊侯進言

桓公曰臣聞之言以臣招攜以禮諸侯之攜離者惟

懷遠以德遠方之叛服者惟德禮不易德禮持心無

人不懷遠近之人齊侯脩禮於諸侯齊桓公脩尊王

以待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

多闕故諸侯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伯不肯親

命於寧言於齊侯太子華言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二

族三族皆鄭大實違君命實違齊君之若君去之為

成若齊君去此三族以與我以鄭為內臣我以鄭事

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不侵不叛齊侯將

許之桓公將許子管仲曰管仲諫君以禮與信屬諸

侯齊君自創伯以來以有禮而以姦終之而終之以

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之甚子父不奸之謂禮子父不相

有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是違此二

者違禮姦莫大焉姦邪之事公曰桓公諸侯有討於

鄭言諸侯討未捷未勝今苟有釁今苟有子從之

從其言不亦可乎不亦可乎有功乎對曰管仲君若綏之以

德言齊君若以德加之以訓辭加以教訓之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而帥諸侯之師鄭將覆亡之不暇鄭國

將顛覆危亡自致討于鄭豈敢不懼豈敢不畏若揔其罪人

其不學道使家有二歸國有六廢之禍故孔子小之

艾千子桓仗義糾合乃欲乘利為子奸音干

華奸人之聽終是伯者氣昌使其時無仲之諫桓之行荒業怠當不在陽穀伐黃之日矣

孫執升霸佐如管仲百里奚皆近於聞道者故孔子稱仲孟子稱奚論古人如傳神於衆中陰察之則其人之不得間暇○覆福

天得矣
穆又熙仲言主於
禮信謂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其言種
二合道可以垂訓
桓公納之宜其主
盟哉
孫應鑒伯者之畧
固如此九合一匡
非偶然者

以臨之穆將領也若將領其負罪之人以臨鄭蓋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
鄭將反以大何懼何畏懼且夫合諸侯合諸侯之會盟以崇
有德也以尊崇會而列姦今會而用子華之姦於會何
以示後嗣何以示後夫諸侯之會重言諸侯其德刑
禮義親之以德威之以刑無國不記諸侯之國記姦
之位位會位也記子華君盟替矣齊君之盟作而不
記齊君舉必書若使非盛德也亦足以虧君其勿詐其
勿許子鄭必受盟鄭必感德而夫子華且鄭既為大
子既為鄭文而求介於大國而求因齊以弱其國去
族而以鄭為齊封亦必不免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
內之臣是弱其國

附見齊不聽鄭子
華言以鄭為內臣

傳經八年
穀盜王人之先諸
侯何也貴王命也
朝服雖敝必加於
上弁冕雖舊必加
於首周室雖衰必
先諸侯兵車之會

師叔三良為政言鄭有三良臣輔其君以未可間也
未可乘其間隙以齊侯辭焉桓公從管仲之言子華
取其國間去由是得罪於鄭子華由是得罪君父
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之故○冬鄭伯請盟
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即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
及而卒懼不立懼不得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使使告難于齊為八
年盟洮傳○難去
經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兵車之會○王人
難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

也

李廉春秋書乞六
乞盟一乞師五得
未得未可知也
許翰晉恃強且遠
不與齊合是以狄
得悔之

王雋以妾體君是
卑其父致于大虐
是誣其祖故春秋
謹而志之

傳說彙纂左氏稱
惠王於七年閏月
崩八年十二月而
後告喪則秘喪一
年之久恐無此理
皆以為疑也

楊慎鄭伯始而逃
歸今則乞盟此皆

惑於無從從楚之
言故進退無據以
至於此舉動之不
可不慎如此

趙與權晉與狄鄰
故有疆場之警啟
土以居羣公子又
為采桑之役內蠻
類仍狄安得不肆
乎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晉之謂也

楊士勳左氏以宋
人為哀姜元年為
齊所殺何為今日
乃致之公羊以為
齊之勝女先至魯
公使立為夫人則
僖公是作頌賢君

左傳平本卷十

之五

夫人此致哀姜之主于廟也向曰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宗○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于襄

傳八年秦盟于洮齊桓公會諸侯謀王室也鄭伯乞盟鄭文公乞諸侯請服也○晉里克帥師師也梁

由靡御為里克御戎號射為右為里克戎車之右以敗狄于采桑未陳曰敗梁由靡曰御謂狄無恥狄不以

已言敗其師使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號射言敗其師使必大克得雋曰克里克曰元帥為懼之而

之役也伐晉以報前年復期月號射期年○秋禘禘矣不追其師是我先示之弱○夏狄伐晉文報采桑

年大祭于而致哀姜焉禮哀姜為而見殺不薨於寢於而致哀姜焉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

于姑卒哭不則弗致也言哀姜不薨于寢則冬王人來告喪王人來告難故也為叔帶之難故是以緩

父固請茲父即宋襄公曰日夷長目夷即司馬子魚

左傳平本卷十

之五

縱為齊所為豈得以勝妾為夫人乎
明知二傳非也
齊履謙禘之為祭
追祭祖所以自出
以其祖配之于致
夫人何與焉故特
書禘致以譏失禮
蓋不特為妾母也

王季重子魚可稱
延陵季子之節

僖經九年
季本史記謂襄王
使宰孔賜桓公彤
弓矢大路則命以
牧伯之事得專征
伐矣春秋何以不
書蓋桓之專征伐
久矣豈待錫命哉

故略之

公羊婦人許嫁字
而笄之死則以成
人之禮治之

穀梁葵丘何以日
美之也

傳說彙纂經書甲
子於戊辰之後杜
注孔疏皆以為赴
在盟後也張洽從
公羊作甲戌或戌
誤為子亦未可定
姑並存之

杜謚曰殺其君之
子猶曰晉君之子
爾雖立為君春秋
不戢之為君也

左傳音義卷十

長且仁言子魚且有仁愛之心君其立之請桓公立以為後公命子

魚公從大子之言子魚辭子魚辭不敢當曰能以國讓言大

國讓仁孰大焉仁愛之道大於此臣不及也臣之德不及大子且又

不順立嫡而以長順也遂走而退言畢遂走而退

經九年庚午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桓公卒子

男曹伯于葵丘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秋七月乙酉伯

姬卒無傳已許嫁故以成人九月戊辰諸侯盟于

葵丘桓之會有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

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甲子

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晉侯佹諸卒獻公卒子奚齊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

其君卓晉惠公夷吾立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蓋襄公在

諸侯于故曰子釋經書凡在喪此諸侯未葬日在喪王曰小童

葵丘小童者童蒙幼未之稱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劉禮

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施此謂王自稱

之辭非諸夏所得書故經無其公侯曰子子者繼父

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位尊上連王夏會于葵丘齊桓公會諸

下絕伯子男侯于葵丘尋盟前

年之且脩好且脩諸侯之禮也得方伯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襄王使宰孔賜齊桓祭餘之胙曰天子有事

左傳平本卷十

二七

傳九年

補注葉氏曰案是

時襄王初立以月

計之惠王猶未葬

不得有事於宗廟

何賜胙之有且朕

勝之禮以親兄弟

之國或小白特賜

亦疑在終喪之後

而誤記于此

孫鑣下三句與此

本是一連語以桓

公將下拜故捕人

且有後命一句

張天如諸侯共推

桓伯而天子且為

賜胙其勢可概見

是會也天子優臣

諸侯謹禮使臣從

容將命王者具見

于文武

言天子有祀事

使孔賜伯舅胙

諸侯曰伯舅

叔舅周公自稱其名

曰使孔賜伯舅胙

齊侯將下拜

齊侯曰止且有後命

且賜胙之後

天子使孔曰

王述襄

命以伯舅耄老

七十曰耄言齊侯

加勞特加賜一級

級等也言加賜

無下拜無下階

對曰公齊桓

天威不遠

顏咫尺

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咫尺

天子之命

桓公自稱名小白我無下拜而拜賜恐墮

越于下

墮越顛墜也據天子以遺天子羞

之羞恥敢不下拜

敢不下拜階而拜下拜登受

胙於堂上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

宰孔先歸故別言曰凡我同

盟之人

凡我同盟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

于和好

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

宰孔既會遇晉侯

晉獻曰

可無會也

時晉侯來會葵丘齊侯不務

德而勤遠略

言齊桓公不務脩德

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

西為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

在亂乎

在察也其察禍亂之萌微

君先務安靖

無勤於行

以來求會

晉侯乃還

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

國而死里克平鄭

欲納文公

里克平鄭皆晉大夫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張宣秋齊侯盟左

左傳平水卷十

二八

小然猶諸也

氏詳於他事至桓公五禁即不能盡見之行乃專王之

王元美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陳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其言

附見以荀息為有此重言之義可也為宋免斯言之玷亦可也蓋荀息踐言于終是他好處失言于始又是他不好處彭士望無益二字是千古趨避人口實朱熹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知而身辭託孤之

左傳言木和

之

故以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

是藐諸孤言奚齊幼賤與諸孤辱在大夫荀息使保護

其若之何其待之替首而對荀息稽首曰臣竭其

股肱之力言臣當竭盡其力加之以忠貞而加以盡

其濟之事君之靈也獻公威靈不濟則以死繼

之則當伏節死義公曰獻公又問荀息何謂忠貞忠貞之對

曰荀息公家之利凡可以利知無不為荀知其事莫

忠也忠是謂盡忠於君送往者謂之送居者謂之居

無猜使死者生者兩皆無負也貞是謂守貞於已及里克將殺

奚齊及獻公卒里克先告荀息荀息曰三怨將作

言申生重耳夷吾三秦晉輔之皆輔仇而與之子將

何如子將何荀息曰里克將死之將死之荀叔曰荀

曰里克又無益也補言雖死無荀叔曰荀吾與先君

言矣之言許獻公矣不可以貳有貳心能欲復言

而愛身乎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死

將焉辟之將何所避其禍焉且人之欲善且人

為善謂里克欲盡誰不如我盡忠於奚齊我欲無貳

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

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春秋不書

其可得乎

滙參明知不濟明

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

殺其君之子

春秋不書

其可得乎

滙參明知不濟明

知無益遂作苦語
非忠恕也
王季重荀息但知
以死殉獻公不知
托孤寄命不專在
節亦貴有臨機應
變之才
穆文惠荀息之立
奚齊猶有君命既
已見殺何又擅立
卓子以大逆人情
乎死不足惜矣
惟以不食言是以君子惜
其前言之失不可復治也
今不及魯此二句是解殺
之語亦亦例

左傳詩抄卷十

未葬也獻公未葬荀息將死之將踐言人曰荀息不如
立卓子而輔之卓子驪姬之娣所生子也人以卓子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荀息從其計立公十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既葬卓子臨朝故荀息死之踐言而死君子
曰詩所謂白圭之玷舉大雅抑詩言白圭之圭尚有玷缺尚可磨也尚
磨而斯言之玷有玷缺不可為也言此言之缺難荀
息有焉荀息有此詩○附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齊桓
聞里克作及高梁而還及高梁而還梁而還師討晉亂也討治
弒君令不及魯伐晉之令不及魯故不書故經○附晉
卻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卻芮使夷吾以重賂貨秦

陳傅良凡納所宜
納不書
張半菴齊桓伯主
也於秦晉本末相
通何即越險會秦
而出師哉欲討晉
亂而為置君豈不
援立重耳之賢乃
惟秦之聽以黨逆
也此桓之不能久
假而遽歸也
經世鈔卻芮語稱
說惠公太過及以
致秦人之議故知
稱君父處亦須傍
本分一邊正是彌
謗全譽之法若鍾

左傳詩抄卷十

求入晉國夷吾即惠公也曰人實有國言晉國實為我何愛焉我何
愛他人之土人而能民得其民心土於何有無土地
從之夷吾從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
公即夷吾秦利其賂故秦伯謂卻芮與卻芮語曰公
子誰恃問公子夷吾對曰秦穆公臣聞亡人無
黨夷吾亡奔在外故有黨必有讐無黨則無讐此言
夷吾弱不好弄戲弄○好去聲能聞不過有節制
長亦不改及既長成不改不識其他其言其可以君晉
公謂公孫枝秦穆公謂其大夫曰夷吾其定乎言夷
晉能定對曰公孫枝即子桑臣聞之所聞唯則定國可以安定

儀之論共主得其道矣
穆文熙秦之君臣知夷吾不能定晉而故納之徒幸其不能害已此豈得為而憐之公心誠鄙矣
經世變人之志克在心却每於言上見得言亦不可不慎忘者本以求克而反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二好勝必不能取勝於人夫意則不見謙尊而光肯哉言乎志者不能克人反為入利誣耐十思
按注害亡秦伯自

其國詩曰舉大雅皇矣詩不識不知言文王黜一已之私見闡行其自然順帝之則帝天也順上文王之謂也文王乃能盡此道又曰抑詩不僭不賊不為過差鮮不為則不為人所少矣無好無惡不識知則無好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不僭賊則今其言多忌克今夷吾之言多猜疑好勝是僭賊而忌克也難哉言能定其國難哉公曰秦穆忌則多怨猜忌則為怨之所歸故多怨又焉能克多怨則適是以自害又安能勝人○焉音烟是吾利也秦穆受晉之賂而納夷吾為已利○錄附宋襄公即位即天子以公子目夷為仁目夷即子魚以子魚為有仁愛之心於是宋治於是宋國大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故曰

指 魚氏其後子孫世為左師之官

王元美世為左師此後世承襲之意也他日魚氏之弱公室裏實貽之僖經十年張洽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司馬光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自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歿之相能

傳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反覆無常故曰無信蘇子叛王即狄叛王即狄事在莊十九年又不能於狄即狄之狄人伐之狄人伐蘇子之國王不救王以其叛故不救故滅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王畿地蓋中國○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也荀息從君於昏故稱名○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伐山戎○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雨

後也左氏之志所故滅其蘇子奔衛蘇子國於溫○夏四月周公忌父

王子黨會齊陽明立晉侯陽明九年會秦納晉惠公

里克惠公將殺公使謂之使人數其罪而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此微猶無也言非因于之力雖然子弑二君謂殺

里克惠公將殺公使謂之使人數其罪而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卓子與一大夫荀息為子君者則繼是而為不亦難

乎不亦難與對曰里克對不有廢也卓子之廢君何

以興則惠公將何以欲加之罪今君若欲其無辭乎

臣聞命矣臣聞君欲見伏劍而死伏劍

於是平鄭聘于秦平鄭里克黨且謝緩賂且謝秦

所以為難而霍氏入晉故不及故不及里○附晉侯改葬共太子共大

夫穀梁子稱國以殺殺之不以其罪何里克所為弑者

殺之不以其罪也是又將殺我乎故王元美惠公之殺

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人克雖為社稷

生靈之計惟二於重耳然與其弑二君而成重耳孰若

全申生以弒後患類則神不歆民不且民何罪

因優施一言之誘祀太子之祀必絕乏祀絕其祀是乏祀君其圖之使大

視申生之死於前及其民是失刑乏祀絕其祀是乏祀君其圖之使大

王專平水卷下

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則民君祀無乃殄乎言秦晉

秦將祀余秦將祀余對曰狐突答臣聞

之以臣之神不歆非類凡祭祀必以其類非其族民

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則民君祀無乃殄乎言秦晉

類則神不歆民不且民何罪晉國之民何罪失刑

而卒取弑逆之名
後惜哉

圖謀 君曰即申諾諾孤突 吾將復請我將復請命于上帝○復浮去

揚慎人之負怨於
陽明之界而取償
於幽隱之府者必
其平生有甚不安
觀擅号所記申生
受賜而死既以死
為安矣何為又有
狐突之告耶且死
生一道大子豈有
幸於生而為厲於
死者哉果爾萬世
而下又安得以共
稱也此事理所必
無不足信

七日與孤突為期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即曲

見大子之象及期而往及七日之期告之大子馮巫遂不

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言再得請于帝許敝於韓韓晉

敗惠公於韓故言罰有罪蓋不復以
晉界秦也為十五年秦獲晉侯張本

也在今言於秦伯平鄭進言曰呂甥卻稱又稱去聲

冀內實為不從三子晉大夫實為不若重問以召之

若秦重聘問之臣出晉君臣逐惠公君納重耳使秦

公重蔑不濟矣無有不附錄冬秦伯使冷至報問秦

有言矣乃曰又將
圖我是殺之不以

其罪也
穆文臨夷吾忌克

背德自宜取敗豈
因申生之請而後

天罰之乎且帝果
可謂何不首請罰

驪姬也譏哉
同上里克之死實

為無罪若不鄭之
計諉三子欲以謀

人自啟豐端其取
殺也宜矣

陳傅良傳見殺賤
者自祈舉以下不

書他倣此今案此
史例也

王荊石秦伯可謂
之黨○焉音烟

必出秦若伐晉無民公曰穆公失眾焉能殺謂惠公

有見之言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一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僖經十一年

王撫卻芮背惠不

與秦賂註誤晉君

懷復私怨其濫

殺其罪亦安可

胡氏謂稱國者兼

罪用事大夫得之

家鉉翁齊桓始霸

以哀姜為戮於是

齊襄衛宣汚淿之

習為之一掃庶乎

古方伯之遺烈矣

及其暮年乃與舊

姜為陽穀與下之

魯僖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一年壬申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齊侯之志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去年殺平鄭經書在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

○錄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晉惠公也諸侯即受王

○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晉侯晉惠公也諸侯即受王命

○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召晉邵過平聲下同受王

左傳平林卷十一

二一

與田元繼句讀

禽伯業其衰矣

趙鵬飛雪有二月

令仲夏大雩常用

盛樂時祭也周禮

司巫國有大旱則

師巫舞雩旱祭也

傳十一年

高閼不鄭父者里

克之黨也惠公以

私意殺里克故其

黨皆懼謀殺重耳

是懷貳心以事君

也鄭之死雖可傷

亦可罪也

按周語云晉侯殺

玉卑拜不稱晉直

後乎言惠公必王賜之命天王賜而愔於受瑞受瑞而有

情放先自棄也已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豈有可禮

禮國之幹也木恃幹而立猶敬敬恭禮之興也敬載禮

而車載人不敬則禮不行不敬是無禮也故上禮不行

則上下昏無禮是無幹也故上何以長世何以長永

惠公不附錄夏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揚拒

終張本○錄夏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揚拒

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拒俱字及入王城入襄王所

間者同伐周之京師○拒俱字及入王城入襄王所

焚東門既入王城而焚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

因以秦晉伐戎以救周秦穆公晉惠公秋晉侯平戎

于王晉惠公為周與戎講和言黃人不歸楚貢黃

鍾伯敬天下勢而齊盟貫會陽谷故

已矣黃當桓伯稍

哀而不歸楚貢是

自速其禍也

傳經十二年

趙鵬飛冬伐而夏

始滅黃守以待救

也三時而齊救不

至黃尚何以存之

桓之伯業於是乎

不克終矣

傳十二年

凌穉隆穀梁曰賈

之盟管仲曰江黃

遠齊而追楚楚為

利之國也若伐而

不能救則無以宗

諸侯桓公不聽與

之盟管仲死楚伐

黃滅黃桓公不能

冬楚人伐黃討其從

經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二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

失○夏楚人滅黃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子

傳十二年附錄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邾楚丘衛國所

也懼狄難也知狄將侵衛故先完其城郭以備之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黃從桓公之會盟見諸侯

不共楚職黃人恃齊不共楚曰自郢及我九百里楚

所都言楚自郢及黃其焉能害我安能貽害於我夏

道路之遠凡九百里焉能害我安能貽害於我夏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

救君子閱之如據王以子帶前年召秋王子帶奔齊左氏明年冬使管仲平戎於王史記管仲卒在僖十五年是此時仲尚在也母寧不為黃計而坐視其滅以梁伯業哉說者謂穀梁之言為信葉臺山是時管仲尚在何寂無一言於桓而坐視黃之滅耶豈其言之而不聽耶噫伯之不能久也如是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前年戎伐周故使平戎于晉前年晉救周伐戎故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下卿王為加禮設享仲管仲下卿王為加禮設享有司也謙言臣齊國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二卿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守臣管仲言齊國子高節春秋若春秋來承王命國高二子來聘于周何以禮焉言臣既受上卿之禮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則王室何以禮國高辭上王曰襄王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王功曰勲卿禮王曰襄王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王功曰勲汝尊獎王功勲應乃懿德報應汝懿德之德行謂督不忘謂汝功德室之功勲

附見位本來舊位職當時推事王荆五仲以有國高受下卿之享上不抗君中不為臣下不逾禮

無逆朕命無違逆我之命令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言管仲知禮如此讓不忘其上國高之位在上而詩於禮宜得世祀曰舉大雅愷悌君子愷樂也悌易也神所勞矣言樂易君子之所勞來故世祀也勞去聲

僖經十三年趙鵬飛前年秋滅溫溫子奔衛今秋侵衛以衛納溫子也伯主豈容安視而不討乎楚滅黃畏其大而不救狄滅溫以其小而不恤大者吾畏之小

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兵車之會秋九月大雩無傳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伯主也

傳十三年

凌稚隆子帶以戎

伐周道莫大焉桓

公身不能容子糾

而顧欲為王容子

帶則以受其奔為

此姑息爾霸主寧

若是哉仲孫湫號

多智能測王怒十

年何以不能測子

帶之惡終不悛耶

經世鈔必言子帶

何耶

按趙鵬飛主謀杞

家鉞翁主謀王室

陳傳良外饑不書

饑不熟○存千去聲

今案外饑不告

左傳言叔有十一

之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仲孫湫齊大夫

且言王子帶前年子帶奔齊今事畢致聘不與王言

不以復子帶言于王欲復之歸復命於桓公曰未可言未可言王

怒未怠襄王之怒子其十年乎十者數之盈也故子

復易曰女子貞不字十不十年不及王弗召也王弗

帶之罪而○夏會于鹹齊桓公合淮夷病杞故淮夷

也以淮夷病且謀王室也王室亦有戎難故謀秋

為戎難故我自前年病周其患至諸侯戍周諸侯各

為周齊仲孫湫致之齊使仲孫湫致諸○附冬晉存

饑晉國連年麥禾皆使乞糴于秦晉使使者告秦伯

謂子桑即公與諸乎秦穆公問子桑對曰子桑重施

而報言秦重施惠於晉而晉君將何求言不損重施

而不報厚施惠而其民必攜攜離也其民不直其攜

而討焉民有離心而無眾必敗民離是無眾也謂百

里百里即與諸乎穆公又問百里對曰百里奚天災

流行言饑饉乃天降之災國家代有有國家者更救

災恤鄰救饑荒之政道也此天地之行道有福順理

則天降之福平鄭之子豹在秦十年平請伐晉請乘晉饑

其父秦伯曰穆公答其君是惡言晉惠公是其民何

罪晉之民何罪而秦於是乎輸粟于晉於是穆公從

同上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二語有王

者氣象

左傳平木卷十一

四

陳傳良汎舟之役
為十五年韓之戰

起
僖經十四年

劉敬諸侯何以不
序不足序也其不
足序奈何桓德衰
矣

傳說景纂公羊謂
沙鹿崩為天下記
異胡傳於成五年
梁山崩用公羊之
說而此獨用左氏
以為晉咎豈以梁
山大故應在天下
沙鹿小故應在一
國耶要之災異之
興天子諸侯當各

引為已咎有天下
者以為天下之異
可也有一國者以
為一國之異可也
故無用二說
傳十四年

補注傳見季姬歸
鄭來寧皆不書學
者不知筆削之旨
更以傳為妄
李笠翁據左氏則
季姬蓋已嫁矣然
經不係國是猶魯
女也豈得來寧且
既怒而止之不使
還鄭又何由得遇
于防蓋此時雖許
嫁而猶未歸於鄭
故先遇之而使來
請已則以得公溺

言運粟以
救晉饑
自雍及絳相繼
都之絳地運粟相繼不絕
命之曰而為之汎舟之役
晉河汾故也○汎芳
反劍

經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不序諸
侯散辭也是故但

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
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

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魯女為鄆子夫人
故遇防而使鄆子來朝
○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係
於所災所害故不係國
○秋侵

鄭無
○冬蔡侯肸卒
穆侯卒子莊
公甲午立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緣陵淮夷病杞故城
緣陵以定其遷

不書其人
之諸侯
之諸侯
有關也
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鄆季姬來寧
魯女嫁鄆者來歸
寧問父母安否
公怒
傳公因季姬

止之
使季姬不
以鄆子之不朝也
故止季姬欲絕婦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季姬自與鄆子會遇而使來
朝請已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

還鄆更嫁之文也明公
絕鄆婚既來朝而還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見經

晉卜偃
鹿崩而言曰期年將有大咎
言基年之間晉國
將有大殃咎○期

幾亡國
國主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今晉沙鹿崩故知其禍幾近亡國
○錄冬

秦饑
秦國五穀
使乞糴于晉
秦使人請糴
晉人弗與

慶鄭曰
晉大夫
背施無親
背秦之施是為
無親○背音佩

幸災不仁
幸秦之災
貪愛不祥
貪愛已物不
以分災是為

不義
皆施幸災貪愛以
怒鄰國是為不義
四德皆失
四親仁祥義

愛不能防閑其女皆失何以守國何以守其國家號射曰號射晉惠公耳如左氏傳經何於我何以守國言其不可之甚號射曰號射晉惠公皮之不存皮禽獸之皮毛將安傅毛禽獸之毛毛依則毛將安所附也蓋惠公入國之初許賂秦五城歸而背之故號射以皮喻所許之秦城以毛喻晉言不與秦城為怨已深今雖與晉猶無慶鄭曰棄信棄許皮而施毛無所附也傳音休慶鄭曰棄信秦城之背鄰背秦與晉患孰恤之如此所為脫有無信患患難孰復恤之作無小大之信失援必斃失內外之援是則然矣此事理之必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言秦怨已深雖與而厚於適足以資寇糧不如勿與與秦猶慶鄭曰背施幸災背秦之施民所棄也雖吾民亦不直近猶雙之若所為雖近况怨敵乎况素有不深弗聽惠公不從慶事猶為雙敵怨之敵乎弗聽鄭言竟不許

穆文熙號射皮毛之喻足以亂聽曾不思怨不可積惡不可長而得失猶可相償乎惠公不察而遂聽之君臣俱失宜其有秦禍也
經世鈔諺云外甥似舅信哉
同上下一寇字可謂全無入理
王元美秦不憾晉

地約之背而有汎秦舟之役緣誠賢伯權也然亦百里奚為佐耳彼號射者寧無敗晉哉
傳經十有五年

地約之背而有汎秦舟之役緣誠賢伯權也然亦百里奚為佐耳彼號射者寧無敗晉哉
傳經十有五年

經十有五年丙子春王正月公如齊再相朝禮也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遂次于匡匡地名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八月螽無傳九月公至自會無傳桓公之會不至已卯晦震夷伯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也震者雷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也震者雷冬宋人伐曹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十有一月壬

汪克寬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為合禮乎孫復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患可知也
卓爾康季姬見止於魯為鄆子不朝

故爾鄆子既來朝
歸而以季姬請故
復以季姬歸鄆明
前此非遂絕鄆而
離晉也

故晉秦兵交始於韓
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此晉秦兵端之始是

高士奇公羊曰晦
者何冥也穀梁亦
同按晦非明也月
之三十日也春秋
書晦者二成十六
年甲午晦是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以披楚黨威公服
楚徐與有功焉
三月盟于牡丘
齊桓公合諸
侯盟于牡丘尋葵

丘之盟
在九年

且救徐也
有楚患
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
諸侯皆遣大夫
掌兵救徐

以待之
次于匡以待大夫之
救齊之急荒可知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

書朔與日
不書其
官失之也

以救徐也
大夫救徐楚師不退
故二師伐厲以救徐
錄晉侯之入也
惠

夫生死皆曰獲此
所以異君臣之辭
也不限獲于臣也
傳十五年

戴溪徐遠楚而近
齊齊不得不救盟
在九年

于杜丘謀救徐也
善視之

且曰
且與惠
盡納群公子
盡納羣公子之
逃亡在外者蓋

敢救也使大夫往
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

姬之亂
謂無禮也
又不納群公子
武獻之族
是以穆姬怨之

名故徐即為楚所
滅

穆姬怨惠
公之背約
晉侯許賂中大夫
武獻之族
許之以賂求復國

張半菴厲在徐楚
之間欲楚之心救

以解徐也然楚卒
以敗徐于棠林則
厲非楚之所急此
不得已之下策也

經世鈔足見穆姬
之賢

城五
許賂秦穆公以河
東盡虢略
公之封略為界晉

滅虢故其
南及華山
華陰縣西南為界

內及解梁城
以河東
既而不與
既入國而不與秦城

解縣為界
解縣為界

秦伯伐晉
故秦穆公
秦辭伐晉
上徒父筮之
者上人而用筮不

孫鑣晉閉之羅對
上句作偶語妙

王樵各位公器而

罪五

罪四

罪三

罪二

罪一

之韓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戰

之惟所用之無不如志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今乘異國

以從戎事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易將與人易將與人易亂氣狡憤亂氣狡憤陰血周作陰血周作

外疆中乾外疆中乾實乾端實乾端進退不可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旋不能君必悔之君必悔之弗聽弗聽鄭之言

九月九月應歲應歲晉侯迎秦師晉侯迎秦師使韓簡視師

使晉大夫韓簡使晉大夫韓簡復曰復曰師少於我師少於我對曰出因

倍我倍我公曰何故公曰何故師何故好關師何故好關對曰出因

其資其資秦而幸焉秦而幸焉是求秦而因其資是求秦而因其資入用其寵入用其寵

所納是籍秦所納是籍秦饑食其粟饑食其粟晉饑秦輸之粟晉饑秦輸之粟是

報秦有三施報秦有三施而晉而晉是以來也是以來也今又擊之今又擊之責已

求和而求和而我急我急我師不直其我師不直其秦奮秦奮秦師怒秦師怒晉無

未也未也以此觀之以此觀之秦之秦之公曰一夫不可狃公曰一夫不可狃尚不可狃狎

况國乎况國乎况晉與秦為敵况晉與秦為敵遂使請戰遂使請戰秦師請戰秦師請戰曰

寡人不佞寡人不佞惠公言不能惠公言不能能合其衆能合其衆以拒秦師以拒秦師而不能

離也離也不能散其衆不能散其衆君若不還君若不還秦君若無所逃命秦君若無所逃命

逃避秦師逃避秦師秦伯使公孫枝對秦伯使公孫枝對公孫枝即子公孫枝即子曰君之未

入言惠公未入言惠公未寡人懼之寡人懼之之未入為懼之未入為懼人而未定列人而未定列

向背恩義之罪向背恩義之罪已入晉而未已入晉而未猶吾憂也猶吾憂也君之憂君之憂苟列定矣苟列定矣

毛髮俱寫出矣毛髮俱寫出矣詞定諸侯之位詞定諸侯之位猶吾憂也猶吾憂也君之憂君之憂

邱維屋語極似大邱維屋語極似大公無我然晉惠一公無我然晉惠一向背恩義之罪向背恩義之罪

王元美惠公既聞王元美惠公既聞韓簡之言但直遣韓簡之言但直遣使以禮再三辨論使以禮再三辨論

安知秦不悔還乎安知秦不悔還乎而乃曰能合其衆而乃曰能合其衆而不能離夫以不

縮之理而逞用罔縮之理而逞用罔之氣不敗而獲何之氣不敗而獲何待

令之妙如此

按經世鈔本還字

句絕

鍾伯敬戎馬還而止此正外強中乾而進退周旋之俱失也

潛確類書晉戎馬還旋還而止自注云謂遇泥濘盤旋而不進也

穆文熙慶鄭在君父之前當危逼之際出言若此取死何尤

失秦伯及獲晉侯則罪益大矣

左傳評林卷十一

九

其衆敢不承命君敢不承順晉君請戰之命韓簡退韓簡使曰吾幸

而得囚以得囚為幸言晉師必敗恐被獲而死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日

戊秦師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濤而止惠公之戎馬小駟不調因便旋陷於泥濘而止

還便旋也濤泥也○還音旋濤音審公號慶鄭惠公急而呼慶鄭故號平聲又如字慶

鄭曰懷諫懷戾也謂違慶鄭之諫而乘小駟○懷平入違謂上右慶鄭

固敗是求是自求敗又何逃焉又何所逃避其禍遂去之遂去而弗顧

梁由靡御韓簡梁由靡為韓簡御車號射為右號射為韓簡車右轅秦

伯迎秦伯之車轅音述將止之秦伯獲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

獲秦伯呼使救遂失秦伯遂失秦伯所在秦獲晉侯以歸秦獲晉侯以歸秦

晉惠公執以取秦經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散頭髮使

經世鈔大抵鄭亦下垂拔舍拔草舍止蓋壞形毀服以承憂戚而從秦師○拔跋秦伯使辭焉秦穆公使人辭

人若用為右即死右矣然已雖一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

同公濤而止則同公濤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

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何緊連上二句讀系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

同公濤而止則同公濤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

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何緊連上二句讀系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

同公濤而止則同公濤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

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何緊連上二句讀系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

同公濤而止則同公濤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

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何緊連上二句讀系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

同公濤而止則同公濤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

左傳評林卷十一

九

實聞君之言實聞君之言豈敢以至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

已有歸晉君之意故羣臣敢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聞晉侯將至

史記秦將以惠公史記秦將以惠公祀上帝以天子以天子營弘營弘營弘即秦康

公弘康公之母與女簡璧亦穆姬所生二女登臺而

弟也○營音鸞與女簡璧亦穆姬所生二女登臺而

履薪焉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履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

乃得通○愚按穆姬爲惠公告罪登臺履薪

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暗用劫制之術

使以免

服衰經逆免衰經遭喪之服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服此服以逆秦伯

○免音問又作纓衰

音且告且告秦伯以穆姬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自曰上天降災以下止舍諸靈臺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所加不敢輒刪姑存于此

大夫請以入秦大夫請執

公

曰穆公謂獲晉侯言我之執獲

以厚歸也以示厚獲

既而喪歸夫人或自殺是以喪歸

焉用之○將安所用之

大夫其

何有焉大夫亦何且晉人且晉大夫感憂以重我謂反
 舍以示天地以要我指皇天后土有同不圖晉憂我
 重憂要音腰不圖謀晉重其怒也是重晉人之怒我食吾言我自消食我
 國之憂豈敢以至之言背天地也是我自背天地重怒難任重忿怒者難
 音音背天不祥背天地者不祥莫大必歸晉君必使惠公公子縶曰秦大夫縶○縶張
 執及又丁立反不如殺之不如殺之不如殺之無聚慝焉無使
 歸國復相聚而為子桑曰即公孫枝歸之而質其太子歸
 惡○慝他得反公而質其太子以必得大成必得大成如此則晉惠感德且愛
 為信○質音置其太子必得大成和好於晉未可滅言晉國社稷而殺其君而殺祗以成惡惡
 適以成二國之怨惡○祗音支且史佚有言周武王時大史名曰無史佚有言○佚音逸且史佚有言

三

而納文公未為不可乃許晉平穆公之賢如此

始禍勿為禍首無怙亂勿恃人之亂無重怒無重人之怒難任見上陵人不祥恃勢陵人與背天乃許晉平乃許

謝文流晉侯昏庸剛愎極矣平日不得民心必矣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乃使大夫卻乞告呂且召之且召呂甥子金教之言

仁言眾便感哭可見民心易感只是上人不以為念

子金教卻乞使曰朝國人登進晉國之人於朝而以君命賞

公歸晉國而國人從惠公命故先矯惠公命云爾

且告之既賞然後告曰孤雖歸言孤辱社稷矣然既被秦執則辱其卜貳圉也貳代也

晉既以田賞眾公田不足故開阡陌以名言之

眾皆哭國人聞君不晉於是乎作爰田爰田即子君亡之

爰田即子君亡之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

不恤言惠公處喪亡在外而不自憂恤而群臣是憂而賞賜羣臣惠

州兵甲兵藏於公府今欲益多之

之至也恩惠至厚也將若君何問國人將何眾曰國人何

經世鈔喪君有君四字近為宋子魚逮為子忠肅模本

為而可問君甥何策而可對曰呂甥為國征繕以輔孺子賦

也繕治也言賦車馬治器械以輔佐孺子太子圍也

有君雖喪惠公復有群臣輯睦和親甲兵益多國勢

好我者使諸侯與我為好者惡我者懼使諸侯與

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初晉獻公筮

同上作爰田妙矣作州兵尤妙宋紹興間則以為觸敵之忌矣

嫁伯姬於秦先時晉獻公將嫁穆姬于秦遇歸妹三三

惠公以奇貨可居故征繕以輔孺子使之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名於晉其歸之必速此晉臣之善策也

之史蘇晉上歸之睽三允下震上歸不吉日卦象其繇曰舉歸妹上六

士刳羊震為長男故稱士允為羊亦無孟也血

也上六與六三正應而兩陰相值無後相應女承筐

離為中女故稱女離為大腹故稱亦無貺也離中虛

筐承筐者女之職承奉承筐筐也故為虛

歸妹上九居卦之極上無所承亦虛筐之象無貺賜也

占繇西鄰責言允西方也允為口舌以允從震是口

舌雷動之卦故知有責讓不可償也口舌既動雷震

報償○責音債又如字不可償也猶無相也無

相助故致年震之離亦離之震震為雷離為電故為

雷為火離為火為嬴敗姓嬴秦姓車說其輓輓車下縛也震為車歸妹

象故為嬴敗姓象故為嬴敗姓車說其輓輓車下縛也震為車歸妹

○說音火焚其旗離為火睽上六失不利行師行師

睽為重車敗敗于宗丘丘猶邑也火還害母故歸妹

睽歸妹上九變而為睽上九睽孤寇張之弧睽上九失

位孤絕故遇寇難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

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質秦六年其通數周必

姪從姑之象○姪音迭又如字六年其通而棄其家

必連亡○連補音反逃歸其國謂子圍逃而棄其家

家謂子圍婦懷嬴也言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高梁

子圍當棄其婦而逃歸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晉地

惠公死之明年父公入殺懷公高梁○凡筮者用周

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

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象及惠公

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佗皆倣此

楊慎自此至高梁之墟她追敘史蘇占詞見韓之敗獲亦由數定

王鼎爵怪而不經此跡往事而附會之者也易義止昭吉凶不應瑣屑牽合若是補注周語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注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孫鑣太涉傳會此所謂其失也証

願九疇自此至由人見數雖在天而此敗亦君之失德致之但不顯言耳

按傳皆形容小人上之狀傳眾也查重復也尊三省二多言以相說而背則

十日之交

不以穆姬嫁于秦

吾不及此夫則言說輟焚旗之占不驗韓簡

侍時韓簡曰龜象也龜以象示凡方弓筮數也筮以

凡寄耦老少物生而後有象言天地網緝萬物化醇

象而後有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滋而後有數一生

故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言先君所行當及可數

乎及今言之可一二史蘇是占此占勿從何益此言

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當主喪敗非詩

曰舉詩下民之孽孽邪惡也言下民之匪降自天

傳皆背憎傳皆面語背相憎疾職競由人皆

人競所作此言禍福無不自已求之震夷伯之廟

罪之也有罪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隱惡人所不

魏禮經於九月事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歎以感動之知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穀以為晝日晦冥胡氏曰不日教惟此為深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徐恃諸侯之救而諸侯罷兵故卒為

楚所敗錄十月晉陰飭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飭甥即呂甥

食采於陰故曰陰飭甥秦伯曰問呂甥晉國和乎晉

王城秦地盟以求成也秦伯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以惠

失其君人對曰答不和不和小人恥失其君以惠

公見執於而悼喪其親而以其親戚見不憚征繕以

秦為取賦車馬治以立圉也以立大子曰必報讐言必為君

報秦寧事夷狄寧可下事戎狄以為秦君子愛其君知愛

穆文惠公賜述小惠而知其罪而知晉負秦并信不憚征繕亦不以賦
 人之言征繕立國公之施幸災之罪以待秦命以待秦歸曰必報德言必為君有死
 過發動秦伯不忍而君子則為晉引之心說解之善益難無二有死而已以此不和以君子小人所見秦伯曰
 無二無二心也國謂君何秦伯又問晉國對曰呂甥小人感小人愛
 經世鈔今征繕謂之不免謂惠公必君子恕君子持以為必歸謂惠
 情實又以解秦之謂其君當何如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感裝懷
 孫鍾借不和以見謂其君當何如得友小人曰我毒秦小人謂晉既背施秦豈歸君秦
 奇意謂奇盡矣乃謂其君當何如復又出此論與可吾君吾君則執而討之服而舍之晉侯既服罪
 謂奇之又前一切吾君吾君則執而討之服而舍之晉侯既服罪
 一誘然總之皆曰吾君吾君則執而討之服而舍之晉侯既服罪
 不憚征繕王元美前後晉之又音捨德莫厚焉懷服之德刑莫威焉莫威於此刑
 諸臣所對秦之辭諸臣所對秦之辭服者懷德使諸侯之服秦者貳者畏刑使諸侯有貳
 倦二憂己之失君皆懷其柔服之德貳者畏刑使諸侯有貳

忠愛懇至而語意畏其討此一役也即此一役秦可以霸諸侯懷德畏
 委曲氣樂壯偉於貳之刑此一役也公之一役秦可以霸諸侯懷德畏
 晉不為卑於秦不成一代納而不定言秦既納惠公後執廢而不立言
 為激此詞命之絕既執惠公遂廢之以德為怨以納晉侯之德而秦不
 佳者而不立之為晉君以德為怨以納晉侯之德而秦不
 其然言秦穆公之志秦伯曰是吾心也秦伯善其言
 是知我改館晉侯初執晉侯舍之靈臺以抗絕之饋
 之心也改館晉侯今始更晉侯之舍館加以禮貌饋
 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秦將飯蛾析謂慶鄭析
 晉大夫與慶鄭語蛾析曰盍行乎言晉侯將歸何對
 音蟻又音俄析音哲曰盍行乎言晉侯將歸何對
 曰慶鄭答陷君於敗伯是我陷惠公於敗敗而不
 蛾析死晉師敗而又使失刑君歸而得正誤師之刑非人臣也
 耳其他書洛諸敘非為人臣臣而不臣為臣而不盡行將焉入雖去適
 弗其絕名誥不其延並不反諱此異之道也臣而不臣為臣而不盡行將焉入他國將

未詳

穆文惠慶鄭之罪
若遇齊桓晉文則
當赦而用之惠公
淺大宜其殺之也
且殺之而後入則
又淺矣

李笠翁晉惠前以
懷慶鄭諫而敗及
敗獲得歸又殺之
而入蓋怒其言之
不遜又耻己之符
其言故必殺之而
怒與耻俱成耳視
秦穆之思蹇叔而
不賢孟明者相去
豈特逕庭哉
魏禧鄭雖有誤君
之罪却正是能死

義之臣觀其開羅
時三六力諫上右
不從又力諫小駟
至惠公拒韓簡之
諫本心盡亡事勢
全昧鄭必聞之詳
矣陷於澤而號之
鄭一肚憤懣不能
自制始去不顧然
頃之猶呼韓簡救
公聞惠入而坐以
待殺其人本末如
此只錯中間一節
耳吾甚悲之憤之
也

左傳言林卷十一

安所入言不十一月晉侯歸秦赦惠公丁丑殺慶鄭為他人所容

而後入惠公先殺慶鄭而後入國是歲歸惠公晉又

饑晉國又五秦伯又餽之粟餽猶饋也以粟餽晉言

曰吾怨其君我怨惠公而矜其民而哀矜其民之無辜且吾聞

唐叔之封也此晉唐叔始封于晉箕子曰殷之

三仁為武王其後必大言唐叔之後代晉其庸可冀

乎言晉其庸可冀望乎姑樹德焉姑且也樹立以待能

者以待後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於是晉以河東之地

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

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敗之秦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一

左傳言林卷十一

二十六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僖經十六年

余光言宋則散在

四鄙言都則專在

國中

傳說彙纂經書是

月非止熈同自也

或鵠之退飛不止

一日故以是月繫

之也公羊以是月

為晦穀梁以有知

無知分日月皆非

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四

經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

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飛此亦隨聞見先後而記之與上同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自是季氏世為卿

○夏四月

丙申鄆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邿侯

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兵車之會四

夫莫之能及是以

高閼茲公子牙之

春秋之終而猶未

絕

萬幸恭許以男而

先於邢曹邢以侯

而後於鄭許聖人

之作春秋從主會

者所為而無所改

正所以著其罪也

傳十六年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

六鷁退飛過宋都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

問於曰是何祥也

能為禍福之始

吉凶安在焉

此歲也大喪魯

侯而不終

退而告人

之事

凶由人

隕星也

風也

宋襄公問焉

吉凶焉在

今茲魯多大喪

君將得諸

是陰陽

吉

知陰陽

襄公不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知陰陽

有食之不言食之

者皆關於所不見

解者當言其實不

可謂非星隕也

李笠翁叔興之對

襄公則直而退而

告人則婉此真賢

者之言惜襄之不

能聞言省德而卒

以取孟泓之侮也

天祿識餘公羊傳

殺子華

諸侯而戍周

夷所病

人病

呼作

效言

不果城而還

恐懼不果畢城

齊徵

王以我難

涉汾

秋狄

伐厲

不克

救徐而還

侵晉

取狐厨受鐸

告于齊

諸侯而戍周

殺子華

夷所病

人病

呼作

效言

而無尊周之實心
於此可見

傳經十七年

劉敞何休曰稱氏
者春秋前黜之非
也英氏國也

家鉉翁內滅國書
取此何以書滅曰
公未歸魯執政所
為是以不諱所以
著強臣之罪

卓爾康下為齊桓
歸國所經之地夫
人因桓公在境而
會之婦人送迎不
出門見兄弟不踰

闕況僖公尚未至
國而私自出會非
禮甚矣

傳十七年

鄭而

經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公

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而○冬十有二月乙

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英氏楚與國以報婁

林之後○婁林役在○附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十五年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至是始○秦歸河東而婁之

十五年秦征河東置官司至是嫁女○惠公之在梁也

子圉而以河東歸晉○妻去下同○梁嬴孕過期○梁嬴梁

補注齊比年伐厲惠公者懷子曰孕過期過十月不○招父與其子

又伐英氏皆以徐產也○嬴音盈孕音勝過平聲○招父與其子

故不能服楚而唯伐其與國之微者○伯業衰矣

張天如細事何亦生之男當○女為人妾○所生之女故名男曰圉○故惠公

奇中姬爾史述之為人所生之男○女曰妾○又名其所生女○及子圉西質

見子圉之西質亦名其所生之男○女曰妾○又名其所生女○及子圉西質

田定數云○孫鑣此似父試子○及子圉今年入秦為質○妾為官女焉○妾亦同時官事

上如康節伯溫然○之言驗○師滅項○滅項淮之會○在前公有諸侯之

陳傳良妻為官女○官音患○師滅項○滅項淮之會○在前公有諸侯之

為晉懷公起傳○事○公有諸侯會○未歸而取項○公在會未歸○齊人以為

張溥僖公在淮兵○討○齊人以為有○而止公○諱執故言止○秋聲姜以公

忽及項無王命而○故○聲姜傳公夫人齊女○會齊侯于卞○請傳公九月公

滅小國齊將執公○以歸正伯討也○王元美公穀皆以

項為齊滅為賢者
謹故不舉國若然
則威譴滅遂曷不
為齊講乎二傳蓋
抑內滅書取之例
遂以為非魯爾此
胡傳所以獨從左
氏

高閼論其情斯可
矣而禮則不可也
小自入魯地而會
聲美能無嫌乎
評死傳言內嬖六
人皆有子如此未
有不亂者
穆文熙桓公伯首
而身後之亂乃若
此蓋緣管仲先死
耳良臣所係豈淺

淺哉
經世鈔已有子而
立之乃須屬於宋
公何哉然則桓公
知五公子之亂明
矣豈惟桓公管仲
知之明矣知之而
不一為之所使屬
外諸侯以自固若
時勢危亂無可如
何者桓公首伯管
仲天下才而僚倒
昏瞶若此真所不
解
揚慎文選官者傳
論寺人掌女官之
戒寺音侍於義始
叶古文多省
鍾伯敬廢長立少
桓之私也仲亦曷

至齊以聲姜之請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

之事焉猶若有諸侯會且諱之也

侯之夫人三齊桓公有王姬如徐嬴如蔡姬如皆無

子三夫人齊侯好內好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妾媵之得嬖寵如長衛姬生武孟有衛

故以長少別之武孟即無少衛姬生惠公惠公即公

姬所生鄭姬生孝公孝公即公子昭鄭姬所生葛嬴生昭公昭

少去聲密姬生懿公懿公即公子密女所生宋華子生公

子雍宋華氏子姓之女生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桓公與管仲欲立孝公故以為太子而立之以雍

先託於宋襄公屬音燭

巫有寵於衛共姬共姬即易牙共姬因寺人貂以薦

羞於公而薦食味於公羞食味也易牙善烹飪故以

滋味亦有寵易牙亦有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

姬請立其子無管仲卒及管仲死之後五公子皆求立

雍等皆求立為太子此言齊桓公不能冬十月乙亥

齊桓公卒乙亥十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

吏易牙入公宮與寺人貂因內官而立公子無虧武

之有權寵者殺羣吏以作亂孝公奔宋故懼而奔宋

以桓公之喪辛巳夜殯齊亂凡六十

赴干諸侯

經十有八年巳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為而徇之他日五子交爭九月而殯皆仲之矣狗桓志以貽之也

旁訓前內寵乃指長衛姬也

王元美雍巫寺人貂仲但曰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固未嘗勸桓決去之也

何以天下才而竟無身後之慮若此經世鈔夜殯桓公之死尸蟲出戶始姊妹之報也

傳經十八年程端學齊桓帥諸侯尊天子生民息肩四十年宜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

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乃以鑄為三鍾

家不齊也同上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為彼善於此

王治無虧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魯齊殺之將立孝公復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我皆不義也

趙與權五伯桓公為盛蓋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乘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閹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為而徇之他日五子交爭九月而殯皆仲之矣狗桓志以貽之也

齊納孝○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

于虧齊地○虧○齊師敗績○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

戰也大崩曰敗績○狄救齊○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宋襄公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孝

伯始朝于楚○三月齊人殺無虧○楚子賜之金○與之盟

日無以鑄兵○既而悔之○故以鑄三鍾

勝四公子之徒○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虧

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

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眾

請從焉○于訾婁

衛師乘和睦故懼而退師獨言狄

吳徵其後衛竟滅
邢其怨讐未必不
基於此

傳十八年

經世鈔齊人將立
孝公而與宋戰者
欲其敗於宋以張
宋之威而懼四公
子故孝公得立而
無患故曰不勝四
公子之徒遂與宋
人戰此齊人之謀
也或曰齊人不願
戰而四公子之徒
拔之

孫鑣梁伯以下宜
屬下年

傳十九年

余光勝小國也書

執思宋也宋襄行
誼未著竊然自
大以求諸侯侮弱
為強諸侯所以愈
不附矣

范甯曹南曹之南
鄆

趙鵬飛用鄆子者
宋公意也然不書
使之者宋以意諭
之而用之之際宋
公不在也故以鄆
用之為文

吳徵用之者殺之
而用其尸為牲以
祀神

張習孔雲谷卧餘
公羊云用之社蓋
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云叩其鼻以

國而不能實也

梁伯多築其國之城邑而無民以實之也

命曰新里

築之色

秦取之

秦乘其虛而取其地

經十有九年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公圖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鄆子會盟于鄆

鄆及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雖鄆

秋宋人圍

曹

曹

衛人伐邢

伐邢在圍曹前

冬會陳人

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夏盟書法如梁亡

以自亡為文非取者

傳十九年

附錄

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

宋人執滕宣公

即經書

夏宋公使邾文公

嬰齊

用鄆子于次睢之社

睢水名蓋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宋襄公圖霸故使邾殺

鄆子為犧欲以屬東夷

東夷皆祠此神故欲徵福于神以屬東夷之衆屬音燭

司馬子魚曰

子魚即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六畜牛

豕雞也不相為用

謂若祭

小事不用大牲

謂若豐廟

而況敢用人乎

而況敢殺

祭祀

國家之

為人也

所以為民祈

民神之主也

神依人而行故

民為神之主

用人

殺人以祭

其誰饗之

殺其主以祭豈

齊桓公存三亡

國

閔二年立僖城魯

僖元年城邢

邢夷儀

以屬諸侯

年城衛楚丘

或曰城邢城衛

城緣陵也

以屬諸侯

鯀社也是則未嘗殺也觀子魚言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謂之曰虐量非殺也
吳徵宋襄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
陳傳良內不言公諱之也以其人楚不可不入陳蔡以見其人陳蔡不可以伐
黃仲炎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止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以為文焉明自亡者民

以存亡繼絕之義義士猶曰薄德公欲因亂取魯緩
救邢衛謂之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執滕子後用鄫子
是暴虐又用諸淫昏之鬼東夷狄社非周社將以求霸將微福以不亦難乎以霸乎得死為幸故恐其亡國
○秋衛人伐邢見經以報菟園之役菟園之圍邢不肯退故獨
於是衛大旱久闕雨妨農上有事於山川有事山川以祈
不吉北不吉甯莊子曰甯莊子衛大夫昔周饑昔周武王時歲饑
克殷而年豐武王伐殷克之而年穀豐稔今邢方無道今邢方以
諸侯無伯伯長也諸侯無伯長以任征討天其或者或疑辭也言上
欲使衛討邢乎久不雨者欲使衛知從之衛人從其言而伐邢

亡之
傳十九年
下荆石齊桓晚始東略宋襄繼其志欲以屬東夷而首虐滕鄫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也
補注宣公傳見滕子謚諸弱卒於經無所明而獨舉謚者倣此
按馬先謂馬祖也馬祖乃房星晉天文志云房四星亦曰天駒為天馬主車駕
彭家聲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

師興而雨衛師纔起便得雨○宋人圍曹經討不服也
曹南盟曹不修地主之禮故宋討其不服子魚言於宋公進諫於宋襄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言周文王聞崇侯虎有暴亂之德而討伐之
三旬而不降駐兵三十日而崇不退脩教而復伐之脩其德教
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詩而復伐崇
曰舉大雅刑于寡妻刑儀刑也言文王之教至于兄弟
弟自其妻以御于家邦以御于家邦德教脩身齊家而後治國
今君德今宋君無乃猶有所闕無乃尚有所
以伐人而以討諸侯之不服此若之何如之何益姑內省德乎何不且內自省察其無闕而後動失而

興師伐國暴衆于外而能致雨之理

後可○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陳穆公請諸侯爲會

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可爲訓

以無忘齊桓之德宋襄公暴處故冬盟于齊六國

也楊慎凡集大事未

脩桓公之好也脩齊桓盟○梁亡梁國不書其主不

有急遽而可成者

取梁者自取之也梁伯自取滅初梁伯好土功先時

宋襄不內自省德

好城築營亡之禍也○梁亡梁國不書其主不

或說成盟或圍汲

弗堪民人罷勞而弗堪則曰則其某寇將至某處

三圖之鄭子不及

盜將乃溝公宮乃壘公宮蓋壘曰秦將襲我無故而

會小失耳又使邪

民懼而潰民聞秦寇遂秦遂取

伯果如是乎

梁秦乘其潰遂取梁國

補注書梁公非由

經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魯城南穆門也信公更

赴告故不書其主

以秦將掩我之不備民懼而潰秦遂取

義非

傳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魯城南穆門也信公更

附見二曰字皆梁

伯誅其民之辭

李唐何氏特據部

以易舊言作以興○夏郕子來朝無傳郕姓○五

大鼎之文以爲春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無據之言也不可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見經書不時也失土功凡啓

取然部惟此處一

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皆官民

見他無考

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

黃正憲王氏云部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

分爲南北皆附庸

堵寇帥師入滑鄭公子士洩○齊狄盟

於宋意是時宋襄

于邢三國爲邢謀衛難也衛伐邢故於是衛方病

無道荆楚日強郕

邢衛自前年伐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水

以宋爲難恃而魯

邢衛自前年伐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水

爲同姓望國故來

邢衛自前年伐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水

黃震齊桓既沒中漢東諸侯冬楚闚穀於菟帥師伐隨令尹子文伐隨
國無伯鄭首從楚叛背楚國音鳥菟取成而還取平於隨君子曰隨見伐言隨之
甚矣音徒

王元美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不量力也不自量度其事力量方而動若能先量
楚其過鮮矣其過舉動善敗由已善敗由已善成也成敗無而
勳由人乎哉言不由詩曰豈不夙夜豈不欲早暮
而行謂行多露懼多露之濡己以喻必有汗附宋襄

公欲合諸侯宋襄公圖霸臧文仲聞之仲聞其糾合
命曰以欲從人言屈己之欲則可則可以人從欲人
之情從鮮濟也鮮先上

許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巳之欲經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秋狄侵衛無傳為宋人齊人楚

補注行多露張氏日隨欲復漢東諸人盟于鹿上鹿上齊地宋為夏大旱書不獲雨故
侯於中國左氏罪秋五稼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其不量力宋若孟孟宋地楚始書于宋楚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
子師文王之論傳經二十一年

胡寧鹿上之盟是夷狄執中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楚人使宜申來

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懷楚以安列獻捷獻宋捷也楚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諸侯黃仲炎春秋或言釋宋公之專執專釋也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宋襄合齊以求諸

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不雨之侯於楚乞靈於楚以楚人許之楚人許以公子目夷

害比旱為輕大旱之害比旱為重也曰即司馬小國爭盟宋少於楚而禍也禍難宋其亡

而序於諸侯之上於此見中國衰而乎宋其將有幸而後敗以敗軍○夏大旱見經公欲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夷狄盛也

法

僖經二十二年

風母家邾取而我
代之及地置君固
其本心其以邾恃
宋害鄆故乘宋公
見執而伐之亦事
勢當然起氏以為
須句邾邑則左氏
所載盡無徵取
至文公七年又書
伐邾取須句須句
嘗復取於邾而文

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
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
猾夷猾周禍也諸侯皆周之臣子若封須句須句已
滅故勸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而脩周室祭祀之
禮警蠻夷而紓周室
猾夷之禍紓紓解也

經二十有二年癸未春公伐邾取須句

春秋嚴義利

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邾子來奔伐邾
取須句及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亦而不撫
邾邾叛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

又伐取爾

趙鵬飛鄭人從楚
力不支也宋不能
抗楚而甘就執辱
何以責鄭之弱而
附楚也

宋公伐鄭

之在此矣

遷也

被髮而祭於野者

百年

矣

伊川

有之言果驗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

三傳平林卷

十一

二十一

於魯杜氏為魯私屬故略不書失之

王元美歷觀宋襄事其心最刻量最狹雖仁義亦不成其為假也

朱中按平王元年東遷至是蓋百二十三年但不知辛有以何年適伊川也然則不及百年之說亦言其大槩耳不必盡驗也

金履祥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孔華其偏周鼻

將逃歸將逃秦謂嬴氏私謂秦所妻曰與子歸乎欲與

懷嬴同對曰懷嬴子晉太子子晉太子為晉太子而辱於秦屈

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懷嬴謙言秦君使我陪侍執巾櫛之賤役巾以悅手櫛以理髮

棄君命也是弄吾君之命也不敢從不敢從汝而取亦不敢

言言不敢漏泄此言遂逃歸遂逃歸終史蘇之占附錄富辰言

於王周大夫富辰進曰請召大叔大叔即王子帶十年奔齊請召而

詩曰舉小雅協比其鄰言王者為政先和協比音泰正月詩云旋也則昏姻之國甚相周旋而歸附吾兄弟之不協

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為周患

今子帶為襄王之貴介弟尚出奔在外而不能和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又安能怨

王元美懷贏不敢從亦不敢言似有貞德矣而異日何以奉匪沃盥而事重耳曾不以叔姪自別耶

齊復歸于京師王子帶王召之也襄王使召之歸也

經世鈔富辰言於王按十一年子帶召我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出師公子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以取須句之役怨魯故

補注傳見天王不

文仲曰臧文仲國無小既謂之國不可易也輕易不可

能義制恩齊侯

詩曰舉小雅戰戰兢兢戒謹而又戒懼如臨深淵如臨深淵而

為之請已失之富

如履薄冰戒懼其陷又曰敬之詩敬之敬之

封象于有庠而使吏治其國未嘗留

又敬之言敬之天惟顯思言天惟明德之辭命不易哉天命靡常

之於帝都子帶志
在召寇作亂與象
一夫之事不同有
之列國斯可矣乃
還之京師以起後
患謂之協其兄弟
豈不謬哉

先王之明德如我周先王之有猶無不難也猶
無不懼也猶以戰兢臨上況我小國乎況魯
君其無謂邾小邾言僖公其無卑
其可易而忽之乎

彭家屋八月丁未
云云屈瑕之伐羅
也不設備而有荒
谷之縻魯僖之禦
邾也不設備而有

升陞我師敗績僖公以不設備之邾人獲公曹曹境
公之堦墜僖公以不設備之縣諸魚門縣諸邾之城門以辱公楚人
伐宋以救鄭宋伐鄭故楚宋公將戰宋襄公將大司
馬固諫固公孫固也莊公之孫言大曰天之棄商久
矣宋商之後故言天君將興之君將興天弗可必不

師如出一轍君子
不得已而有軍旅
之事則臨事而懼
為要道也

矣宋商之後故言天君將興之君將興天弗可必不
之廢棄商家久矣

附見定十年傳云
公若穀固諫固堅
固也大司馬子魚

赦也已勿與戰弗聽宋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戰于泓水之上宋人既成列宋師列楚人未

也
凌雅隆宋將獲罪
不可赦宥也按作
赦楚而以弗可為
句非是

既濟楚師未盡司馬曰子魚彼眾我寡言楚師眾及
其未既濟也及楚軍之未請擊之請乘其半公曰不
可襄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楚師既濟水又以告

即當日事勢言其
敗處徒言天運豈
足以止兵

之楚師既陳而後與宋師敗績大崩曰公傷股襄公
之合戰陳陣宋師敗績敗績公傷股傷足

黃八國犄角之勢
尚不與楚輕為一
戰襄何不量力若

股之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國人皆咎公
不擊楚半涉未陳襄公公曰君子不重傷襄公言君子之

附見宋既濟言楚
師半既濟半未濟

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之頭有二班白古之

師半既濟半未濟

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之頭有二班白古之

在河心也

彭士望君子二字

一古字皆飾非耻

敗之具

蕞賊公羊嘉襄公

以為文王之戰不

過於此余竊笑之

夫襄公陵虐小國

至用人於社雖桀

紂有不為乃欲以

不鼓不成列不禽

二毛求為文王不

亦過甚矣哉

穆文熙子魚所言

深得戰陳之法宋

有子魚而不能用

其凶也何怪

王陽明如勿傷如

為軍也古人之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寡人雖亡國

之餘宋商紂之後故不鼓不成列鼓以進兵故不鼓

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言襄公未知戰勅敵之人強敵

音繁隘而不列在險隘而未得成列天贊我也是天贊助以阻

而鼓之列鼓而擊之不亦可乎不亦可以猶有懼焉

雖迫阻擊之猶懼不勝且今之勅者且今之與皆吾敵也皆我

敵雖及胡耆胡耆元耆也雖及元獲則取之獲則取

之以何有於二毛何愛於班白明恥教戰明設刑戮

而教之戰求殺敵也求殺敵以取勝人傷未及死敵人被傷未

如何勿重如何不若愛重傷若愛重傷敵則如勿傷則

服子魚達權知變如不戰不愛其二毛愛惜其班白則如服焉則不如

之論也宋公欲雪傷之也三軍制為上中以利用也以利興軍金鼓金鉦

力之不能徒假夫之信以自文後以進兵鉦以聲氣也以聲助土利而用之

人乃比文王之戰直可大噓阻隘可也利吾國可也聲盛致志既以聲盛而

志鼓儼可也無敵人之儼嚴未陳阻而鼓之附丙

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柯澤鄭

還過鄭鄭文公夫人勞之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楚子使師縉

示之俘馘楚子使樂師名縉示二夫人以俘馘君

子曰非禮也鄭皆非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婦人送迎

中門此言二夫見兄弟不踰閭此言芊氏與楚子兄

人往勞非禮

張天如鄭國獨無
君與執政大臣乎
而何以夫人出勞
楚子也若楚之誇
功而示俘馘取一
姬此夷習也吾何
以責焉

按諸侯是以四字
予較數本皆同或
作是以諸侯非是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鄭受享九獻言俘馘非示婦人之物此
實旅百庭中之實加籩豆六品籩豆禮食器食物饗
畢受享夜出夜出鄭國文芊送于軍文芊即文夫人
於取鄭二姬以歸楚子取文芊之二女叔簪曰叔簪鄭大
夫楚王其不沒乎言楚成無禮為禮卒於無別受享
也而終之以取二甥女是終無別不可謂禮尊卑無
於尊卑無別別邊入下同無別不可謂禮別不可
謂之將何以沒其將不得其死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諸侯是以知其楚成無禮不能遂成伯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二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二

魯僖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僖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秋楚人

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其緡邑以討其

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志桓公之德而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宋獨不會復召宋人共盟鹿上故孝

止曰齊桓晉文而傷股而病以至死終○秋楚成得臣師師伐陳成

已而孟子乃曰卑子魚之言得死為幸○計陳有二遂取焦夷遂取陳之

伯今按宋襄欲速臣子討其貳於宋也○城頓而還頓國名為頓築子文以為之功

庸妄人耳秦楚未成父也○城頓而還頓國名為頓築子文以為之功

並則伯者之列哉○城頓而還頓國名為頓築子文以為之功

楚莊女之宋襄其也謂子文曰子若國何言子之使子玉為令尹叔伯曰伯

曰子文吾以靖國也○言我正欲以安靖楚國○夫有大功莫大之

功而無貴仕而無顯貴之其人能靖者與靖而人不安

功者歟言必矜功為亂不有幾人言不多也○幾居

豈○錄附九月晉惠公卒子圉立是懷公命無從亡人

懷公命國內諸臣無期期而不至○上期如字約也下

從亡人公子重耳○期期而不至上期如字約也下

不歸○期期無救殺之無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上如字下膏○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歸冬懷公執狐突○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子之能仕○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策名○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罪狀懷公之殺狐突殊為無謂意重耳之賢啓骨肉之黨宜其取禍之尤速也

王元美杞國於春秋最小始見經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觀貢賦之屬率以子男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

有之舉書乃大明服明則民服已則不明今懷公不而殺公逞以逞其欲不亦難乎不亦難以靖國家民不見德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十月杞成公卒杞至此始書曰子據莊二十七年杞夷也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稱伯今書曰子杞夷也其身故書曰子貶之也則亦書之名以卒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敏也同盟

也敏也

國小貧陋簡禮從夷事魯賤之稱子魯人為之辭辭杜氏謂仲尼以之貶稱子誤矣

係錄此可與國語參看彼繁此簡各有法

經世鈔可見重耳得入若夷吾雖盟不能守矣

湯雖養漢侯太子之斬江充殆不聞君父不校之旨經世鈔前傳云乃徇曰校者吾仇也情事語尤妙吾其奔也見解自是不同世之為子而與

抗校也捕

伐諸蒲城五年蒲城人欲戰蒲城之人欲重耳不可不許曰保君父之命以言臣子所恃者而享其生祿而拒戰其養生於是乎得人後有祿邑而有人而校有民人而校音敘罪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吾其奔也吾其出奔遂奔狄國從者狐偃從重耳者狐突之子趙衰趙夙弟顓頊魏武子魏犢司空季子也皆從而獨舉五人者賢而有狄人伐屠各如屠各如赤狄之別種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獲赤狄二女長曰叔隗次曰季隗○隗危上下同納諸公子

父母較財產者可
以知矣

孫鑣或稱名或稱
諡或稱字不得其
凡例

經世鈔司空季子

一說或有後先故
逸之此是文公出
以第一事傳者急
記於此

孫鑣公子取季隗
國語無此事而有
子犯語甚詳

請待上漆

經世鈔欲鞭之英
雄之氣雖極堅忍
去又音快

衛乞食於野人

公子怒

欲鞭之

公子怒

公子怒

公子怒

公子怒

公子怒

公子怒

聲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

出於五鹿

出於五鹿

出於五鹿

出於五鹿

而嫁

則就木焉

請待子

請待子

請待子

請待子

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

適齊

適齊

適齊

適齊

適齊

適齊

嫁

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

我二十五年矣

我二十五年矣

我二十五年矣

我二十五年矣

季隗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期以二十五年

期以二十五年

期以二十五年

期以二十五年

期以二十五年

生盾

趙宣子

將適齊

將適齊

將適齊

將適齊

將適齊

伯僚

叔劉

以叔隗妻趙衰

以叔隗妻趙衰

以叔隗妻趙衰

以叔隗妻趙衰

以叔隗妻趙衰

公子取季隗

取次女

生伯僚叔劉

生伯僚叔劉

生伯僚叔劉

生伯僚叔劉

生伯僚叔劉

必有露本色不可
遇處陶圭甫曰子
犯此語豈真謂此
一鬼上天賜不可
失耶蓋恐其壯心
消冷故為是言以
鼓舞之此英雄之
妙用也

沈雲將語云般憂
起聖重耳問閔道
路殷憂極矣乃即
安於桓公之妻以
賢伯且然沉碌
者乎

李益鏡重耳得賢
臣又得賢內助其
與伯也宜哉
穆文熙姜氏可謂
有丈夫之志而助
成文公之伯者與

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

公子不可

與安

實敗名

公子不可

與安

實敗名

即狐

天賜也

象故曰天之所賜

替首受而載之

替首受而載之

替首受而載之

替首受而載之

偃

之言乃稽首禮謝

及齊

齊桓公妻之

齊桓公妻之

齊桓公妻之

齊桓公妻之

有馬二十乘

四馬為乘

公子安之

公子安之

公子安之

公子安之

公子安之

安不復有

從者以為不可

卒知孝公不可恃故

將行

將行

將行

將行

謀於桑下

聚謀於桑

蠶妾在其上

姜氏育蠶之

姜氏育蠶之

姜氏育蠶之

姜氏育蠶之

其謀以告姜氏

以重耳謀行之故

姜氏殺之

姜氏殺之

姜氏殺之

姜氏殺之

姜氏殺之

公怒其去故殺

而謂公子

而謂公子

而謂公子

而謂公子

而謂公子

而謂公子

言子將有

其聞之者

其聞子

其聞子

其聞子

其聞子

其聞子

公子曰無之

公子言我無

姜曰行也

姜曰行也

姜曰行也

姜曰行也

姜曰行也

與安

安懷人之寵與

實敗名

實敗名

實敗名

實敗名

實敗名

公子不可

公子不可

公子不可

公子不可

公子不可

公子不可

公子不可

他女子賦竹枝詞去遠別離者相去殆意姜與子犯謀姜氏乃與醉而遣之醉重耳以酒使
萬二矣彭士望謀案下密醒及重耳以戈逐子犯欲殺狐偃及曹去齊曹共
公聞其駢脅駢合也脅助也聞重耳駢脅蓋腋下欲
觀其裸裸赤體也助骨合比若一○共音恭駢薄賢反薄而觀之乃迫近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僖負羈曹大夫
妻如吾觀晉公子之從者言我觀晉重耳從行之臣皆足以相國
寡恩不當如是彭士望懷與以下○相去聲下同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夫子
六字可作座右箴謂重耳必得復及晉國而為君及其國既復必得志於諸侯必得志
成桓公而齊伯懷安敗名姜氏以戒伯業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誅責前日無禮之國曹
文公而晉興從來成大事人未有不其首也曹最無禮子盍蚤自貳焉謂僖負羈何不早
安樂憂勤惕勵者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憂勤惕勵者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毛晉行也一字令
甚極是夫婦口語只著戈逐一語不著子犯語固醜藉評苑駢猶比脅助
也蓋肋骨連比而上若一骨然按晉語曰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
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注微薄蔽也又按周亮云張太獄圍問弄僊
之流而揣公子一一若契此天憐負羈之賢而為他日
乃饋盤飧發餽也字林云水澆飯也乃以盤賓璧
馬臣無境外之交故藏公子受飧及璧領其意反璧
以示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以馬八十
及鄭去宋鄭文公亦不禮焉貌於重耳叔詹諫鄭太
文公曰臣聞言臣之天之所啓天意所欲人弗及也
人皆不晉公子有三焉重耳有人不可及天其或者
或疑辭也天意將建諸將建諸以爲君也君其禮焉君其加
男女同姓凡男女配合其生不蕃其美先盡故其
故古者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上之晉公子姬出也言重耳乃犬
而至于今于今且一也此天意之離外之患耳遭

毛晉危語終非止盡忠事上而晉侯無親晉侯惠公也外內惡之秦國人對大國之體不加之以勤力惡音烏去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可以其幸免而稱穆文惠文公之志唐叔之

子乎則興起晉國其將天將興之天意將使重耳興起晉國誰能廢之誰能廢殺重耳違天而殺重耳必有咎大殃乃送諸秦乃送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以女

李益公懷嬴已妻懷公文公何遽納之不辭史記晉語咸載重耳不欲受耳季子輩勸取之柳子厚云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有是哉

經世鈔應是公子不知以水揮而戲公子懼公子懼秦秦伯納女五人秦穆以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以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以女

之故懷嬴乘機自云匪似羹匙柄中

公享之穆公為重耳子犯曰狐偃謂吾不如衰之

彭士望驕尤有女

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公賦六月六月小雅詩

然前於子圍頗順

文也我不如趙衰請使衰從請使趙衰從行以公子

作畧若子圍者所

使拜公子降拜重耳降階拜賜公降一級而辭

孫鑣國語注謂河

者命重耳六月首章言匡王國次章重耳敢不拜重耳

誤或是

敢不拜秦君之賜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

彼流水朝宗于海

經二十有四年乙酉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

機用同衰不獨文

也

又禧按曹操以英雄推昭烈昭烈失著之對御剛誦人

又是下法

僖經二十四年

朱睦㮮鄭在王畿

王所倚毗類叔桃

子將欲叛王故先

伐鄭果出王意是

年王出居鄭伐鄭

而依鄭無是理也

啖助天子不言出

獨襄王書出者雖

居於鄭若出在四

海之外然王者至

尊故不曰奔雖在

外皆曰居

呂大圭左氏記惠

公卒在去年九月

蓋春秋所據者魯

史也左氏所據者

他國之史也年月

不同不可得而考

矣

傳二十四年

鍾伯敬范蠡會稽

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晉侯夷吾卒惠公卒

傳二十四年附錄秦王正月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

公不書經不不告人也文公不告及河晉文公子犯

以壁授公子狐偃以壁王曰臣負羈縻羈縻馬絡頭縶

賤後從君巡於天下從君巡行徧於天下臣之罪

甚多矣臣之得罪臣猶知之知其罪而况君乎何况

不與舅氏同心者文公狐偃之甥故言所不有如自

水設誓言此心明如白水猶投其壁于河以所授之

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濟河文公渡河圍令狐圍晉令狐人桑泉桑泉人晉取曰

衰取晉曰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廬柳秦穆使公子繫往晉

柳之地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秦穆使公子秦穆使公子

師退晉師從秦命納軍于郕廬柳之師退也于郕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郕為盟于郕以定王

寅公子入于晉師晉文公入于晉丙午入于曲沃文公

入于曲沃未朝于武宮晉武公之廟戊申使殺懷公

于高梁懷公奔高梁不書經不亦不告也亦不告○

附呂卻畏偏呂錫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將焚公宮

而弒晉侯將焚公宮因救火寺人披請見寺人披請見

孫鑣國語此處有

文公○公使讓之披掌得罪於文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

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女卽至女

○女音汝下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居狄從狄君。

以田獵_又于女爲惠公來求殺余_下之國_上求殺我_下○爲去

聲
命_ス女_ニ三宿_ヲ惠公命_メ汝_ニ
三宿之期
女中宿_テ至
汝不_レ待_ニ三宿_ヲ次_ニ宿_ニ
卽至○中_ニ丁仲父

雖有君命雖曰獻公惠公命汝而來何其速也何不待期而大速也夫祛猶

在リ伐ヲ蒲ヲ之役披斬ヲ文公之衣祛ヲ
改言斬祛音區
女其行乎ヤ 汝其去乎ス
言宿汝以

遠^ラ對^テ曰^ク寺人^ハ臣^ニ謂^フ君^ノ之^ノ入^リ也^{ナリ}臣^ハ謂^フ君^ノ之^ノ以^テ其^ノ知^ル之^ノ矣^{ナリ}

其知爲君若猶未也若猶未知又將及難又將及於

去聲。君命無二。奉君命者。古之制也。古先之除君之

下
同
五
公
一
江
合
一

言我奉君命則惟力是視惟視吾力之所能及

爲除去君之惡口謂卽至蒲次宿至狄

已何有於令君卽立今文公卽其無庸歟乎其無庸歟

文公哉文公今今天子天子負負不不位位而爲而爲君君其其且且詩詩才才蒲蒲如如狄狄欲欲爲爲公公齊齊直直公公置置寸寸向向而而吏吏管管中中目目乾乾時時之之敗敗管管仲仲

害者乎上齊桓公置レ身レ金レ下レ射レ桓公中帶鉤

霸業ハクの射セ音石鉤コウ音勾コウ相去ソウ聲セウ 君者キミ易イ齊セイ

所爲何足吝不敢辱君命行者甚衆奔者甚多豈

唯刑ラ臣披闔官故稱刑臣ニ公見之ニ理故出而見之ニ

難告公蓋披知其謀故以此求見二月晉侯濟會秦

伯于王城王城之地不使呂卻知已丑賂公宮火卻

公宮ヲ瑯ヲ郤ヲ苾ヲ不獲ヲ公ヲ出ヲ會ヲ故焚ヲ公宮ヲ而不獲ヲ文公ヲ

之

文公○公使讓之披掌得罪於文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

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女卽至女

○女音汝下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居狄從狄君。

以田獵_又于女爲惠公來求殺余_下之國_上求殺我_下○爲去

聲
命_ス女_ニ三宿_ヲ惠公命_メ汝_ニ
三宿之期
女中宿_テ至
汝不_レ待_ニ三宿_ヲ次_ニ宿_ニ
卽至○中_ニ丁仲父

雖有君命雖曰獻公惠公命汝而來何其速也何不待期而大速也夫祛猶

在リ伐ヲ蒲ヲ之役披斬ヲ文公之衣祛ヲ
改言斬祛音區
女其行乎ヤ 汝其去乎ス
言宿汝以

遠^ラ對^テ曰^ク寺人^ハ臣^ニ謂^フ君^ノ之^ノ入^リ也^{ナリ}臣^ハ謂^フ君^ノ之^ノ以^テ其^ノ知^ル之^ノ矣^{ナリ}

其知爲君若猶未也若猶未知又將及難又將及於

去聲。君命無二。奉君命者。古之制也。古先之除君之

下
同
五
公
一
江
合
一

言我奉君命則惟力是視惟視吾力之所能及

言君在蒲則爲蒲余可有焉當此之時我知

已何有於令君卽立今文公卽其無庸歟乎其無庸歟

文公哉
齊桓公置テ寸ラ句ラ而使管仲フタ乾ト時之敗管仲

害者乎上齊桓公置レ身レ金レ下レ射レ桓公中帶鉤

霸業ハクの射セ音石セキ鉤コウ音勾コウ相サウ去キョ聲セウ 君者キミナラ易イ齊セイ

所爲何足吝不敢辱君命行者甚衆奔者甚多豈

唯刑ラ臣披闔ハ官故稱刑ニ臣公見之ニ理故出而見之ニ

難告公蓋披知其謀故以此求見二月晉侯濟會秦

伯于王城王城之地不使呂卻知已丑賂公宮火卻

公宮ヲ瑯ヲ郤ヲ苾ヲ不獲公ヲ出ヲ會ヲ故焚ヲ公宮ヲ而不獲文公ヲ

三傳平林卷十一

豈得為忠丁公為
項羽將而私從漢
王終以被戮漢景
帝為太子而召衛
綰不往以此見褒
拔惟知此義是以
當獻惠時知有獻
惠不知有文公及
文公為君有難而
即以告文公見之
即免於難非賢者
委身致生之義乎
經世鈔引証坊抄
正是文公意中事
陳傳良潛會傳見
自齊桓之伯諸侯
特相會皆不書今
按潛會不告不入
例
經世鈔紀綱之僕

乃如河上呂卻乃往秦伯誘而殺之秦穆公誘呂晉
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之秦伯送衛於晉三千
人秦以文公新有呂卻之難實紀綱之僕諸門戶僕
秦卒共之附錄初晉侯之豎頭須豎頭須豎左右小吏名守
藏者也晉文公之守帑藏其出也當文公竊藏以逃盜
藏之資而逃去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頭須盜
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
經世鈔引証坊抄重耳然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所盜之及入及文公
求見頭須求見文公公辭焉文公辭以沐沐洗頭曰沐
謂僕頭須謂文公曰沐則心覆言沐則低頭而心必
覆則圖反心主謀畫心既反覆則宜吾不得見也我宜

綱總其大紀理其
細也
同上玩文法當是
文公出時而盜其
在國之藏韓傳之
言或傳之訛也
穆文熙頭須之事
若如韓詩所云則
罪不容誅如本傳
所稱則功不可泯
計其人亦寺人披
之流也
邱維屋頭須自稱
居者則非從公者
矣
王季重文公不贊
寺人披之斬袪豎
頭須之竊藏終免
呂卻之難能弄小

求見而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羣臣之居於國者所以
不得見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從行者則為其亦可也居
行者皆可以御馬羈縻之僕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國君而雙匹夫以
君之貴而雙懼者甚眾矣如此則負罪而畏懼者僕
匹夫之賤人以告僕人以其公遽見之文公聞其言當理忽遽
人言告文公以告言告文公公遽見之而見之言文公棄小怨
所稱則功不可泯所以能安眾附錄狄人歸季隗于晉赤狄之次女
○逮音請錄狄人歸季隗于晉文公妻趙衰文
而請其二子季隗所生二子伯翳叔文公妻趙衰文
以女妻趙衰劉也請其進退之命生原同屏括樓嬰文公女姬氏生三子
○妻去聲妻去聲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
今請迎之子餘辭子餘辭子餘趙衰字辭不姬曰姬即趙得寵
歸於晉肯迎叔隗及盾姬曰姬即趙得寵

怨而安衆此文公之美也

按王氏說應然注與小然謂寺人披頭須二人

穆文惠逆盾及母已爲人情所難而子下其子身下其母古今讓德之風此能幾見哉姬之賢不在并幃列矣

經世鈔姬曰二語奔羣臣從去聲

足令千古勢利人媿死

同上千古大賢雖竟舜何以過此

同上不言錄三空畢竟介推難及處

而忘舊得新寵而何以使人何以使人必逆之必迎

固請堅請許之許之來叔隗與盾以盾爲木隗所

三子下之使已所生之三子同括嬰卑以叔隗爲內

子卿之嫡妻爲內子而已下之而非此年事蓋因狄人

歸季隗遂終言叔隗音紀下同錄晉侯賞從亡者前日從行出

及文公賦祿亦推曰即介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凡

唯君在矣唯文公尚存其死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無外

內棄之外之親鄰內之必將有主必將有君以主晉

祀者主晉國宗廟社非君而誰悲屬之文公而誰屬

天實置之天實置立文而二三子以爲已力而二三

言人而盜竊猶謂之盜之盜賊況貪天之功立君天

況敢貪天以爲已力乎以爲已力所致其下義其罪

貪天之功罪也在下上賞其效貪天之功奸也在上

上下相蒙下不知其罪而義之是欺其上難與處矣

難與之共處於朝其母曰介推之盍亦求之何不亦

以死誰懟不求而死將以對曰介推左而效之也過

太史公晉文賢伯也在外十九年最爲困厄反國行賞忘介之推沉驕主李益公文公反國

之初從公諸臣駢首爭功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誠為難及雖然推尤諸臣之賞功其言則又言凡人之身之文也所以為身身將隱吾身既將隱則非也何者推若果以從公之臣不當賞則狐趙與我者為濫則不賞者為當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我也何為而怨何為而隱乎今既怨文公之不賞是推之言特借正義以洩私忿耳

穆文應介之推口歸

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滑人聽命

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

怨襄王之與衛滑

而執二子王使王怒

諫周大夫富辰曰不可

德撫民

及也

親戚

以蕃屏周

故封建

管

之不功逃身終隱足以消人望報之心然文公始怨而終悔綿上為田志過旌善行之亦可謂有禮

按師師伐滑注堵俞彌上誤脫洩字二十年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是必名寇字俞彌也准參連氏

孫鑄忽用縱句在左文為小變便近戰國其文機只在之也二字上

怨言且我既出怨言謂上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其

母曰又問亦使知之若何

身之文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

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

與女偕隱

鄭公之入滑也

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

怨襄王之與衛滑

而執二子王使王怒

諫周大夫富辰曰不可

德撫民

及也

親戚

以蕃屏周

故封建

管

蔡邕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鄭音十六國

鄭音豐文之昭也皆文王之子所封國也文王於周

字邠晉應韓四國武之穆也武王所封之國武

故曰武凡蔣邢茅胙祭六國周公之胤也胤

評苑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嗣也不言之穆昭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之後也

兄弟道缺故召穆公思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故即成周

收會宗族而作詩詩如下文六句乃小雅常棣詩此詩

為召穆公所作蓋樂章久曰常棣之華常棣郁李花

鄂不韡韡花以覆鄂鄂以承花豈不韡韡然而有光

韓輝凡今之人舉世莫如兄弟言致韓韓之盛其四

同上關狼戾也章曰詩四章兄弟閱于牆閱訟爭貌言兄弟在門牆

馨外禦其侮至於外侮之來必同如是則兄

弟則兄弟雖有小忿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不廢懿親

德今天子不忍小忿不忍鄭執王以棄鄭親使

伐鄭以棄兄其若之何其若天庸勲王功曰勲親親

弟之懿親暱近暱近其鄰尊賢尊敬人之德之大

者也此四事為即聾聾者人之耳聾從味從人之與頑

與入之用器用入之口器姦之大者也此四事是棄

德棄四者崇姦崇四者禍之大者也是禍亂之鄭有

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孫鑛分別狄鄭

王陽明四德四姦之論雖甚具摠不若以華夷大分陳之尤為正大

汪道昆近接壤也言近當親之

左傳詩林卷十三

三

同上故字申前通
周意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鄭殺之宣王之弟是周親也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華而用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是其尊賢也於諸姬為近居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四德具矣言鄭備勲親賢近去周最近所當暱之四德具矣言鄭備勲親賢近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宮商角徵羽樂之正聲也故有耳而不聽正聲之和謂是其聾日不別五色之章為昧五色蒼赤白黑黃五方之正色也故有目而不辨正色之文章是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有得於已其昧也別邊入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之謂德合宜之謂義故有心而不法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瞽盡德義之經常是其頑也秋皆則之秋皆以四不談道忠信之言是其瞽也四姦具矣言秋皆備聾瞽味頑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時故言猶曰莫如兄弟作詩尚謂莫如兄弟之親故封建之故封建之

汪道昆富辰之諫可謂激切王不能聽宜有子帶之禍呂祖謙義王伐鄭富辰固諫之義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所以周人痛悔之也

姓列為其懷柔天下也以德懷撫柔順猶懼有外侮諸侯猶恐有橫扞禦侮者其可以同心扞禦外侮者莫如親親兄弟故以親屏周故以同姓諸侯為屏上聲召穆公亦云作詩今周德既衰亦既衰微於是乎又渝周召於是乎又欲伐鄭以以從諸姦從秋之諸姦無乃不可乎言棄鄭之德從秋之姦甚不可也民未忘禍莊十九年有子年子帶召狄故王又興之今又以秋伐鄭是襄其若言民未忘禍亂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襄王不從使頹叔桃子出秋師使二子召狄人夏秋伐鄭秋為周取櫟之邑王德狄人襄王感狄人之德將以其女為后將立狄女富辰

經世鈔報者以下
八字悚然使人不
敢輕於受恩而市
井之情寫出如畫
女德以下八字說
盡古今婦人情狀
穆文惠義王不納
富辰之諫果以狄
女致王子帶之難
不有晉文執其與
陽樊之師哉
孫應鑒報施德怨
可鑒千古
附見殺人取財曰
怵極者謂中道也
見方宣

諫諫襄曰不可言不可下立臣聞之以臣日報者倦矣
敢報人之施者力已過施者未厭施者未厭報者未厭施者未厭報者未厭
○施如字厭去聲又平狄固貪怵或狄之性本自貪怵王又啓
之王又開其無厭之女德無極止近之則不孫婦
怨無終婦女之怨無有狄必為患言狄貪女怨必王
又弗聽襄王又不從富辰之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王子帶食邑於甘故曰惠后將立之惠后欲使未及
甘昭公惠后惠王后昭公奔齊王復之王召
而卒未及立子帶昭公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王召
歸周在二又通於隗氏子帶私通於隗氏即襄王替
十二年襄王知之類叔桃子曰二大夫出我實使狄我
隗氏遂廢隗氏類叔桃子曰二大夫出我實使狄我

王元美不聽富辰
之諫而至師敗身
出王實自取之也
經世鈔東周之衰
多有此種似是而
非之理明惠宗于
燕亦如是

凌稚隆按富子論
兄弟之常可爾乃
大叔謀奸王位召
我以伐京師罪死
母赦彼其得容於
齊以逃生則桓公
管仲與有罪焉而
富子不察區二憂
兄弟不協為謀而
召之歸卒致其罪

使狄師伐鄭狄其怨我今廢狄女則狄將以遂奉大
及其女為后其怨我者而怨我
叔以狄師攻王二子遂奉叔帶王御士將禦之王之
御士十二人將為王曰襄王謂先后其謂我何即惠
王禦大叔之師王禦大叔之師寧使諸侯圖之蓋不欲親誅叔帶王
遂出襄王捨及坎飲周地○飲國人納之國人納之襄
秋類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國人納之王故二
秋師伐襄襄王大敗周師襄王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辰四子皆王出適鄭襄王師敗黨處于汜居于鄭地
汜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叔帶以襄王廢附鄭
下同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殺子華故好聚鵠冠鵠鳥名
左傳平林卷十三
二十五

必不可容而竟不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鄭文公惡其服使
免於死則曷若○好去聲鄭伯聞而惡之鄭文公惡其服使
全之於外之爲愈盜誘之子使盜誘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盜殺子臧于
乎君子謂斯人知陳宋二君子曰服之不衷衷猶適也言衣服之不適
姑息之愛未知國國之問身之災也則災必詩曰舉曹風彼己之子彼所莊之
之大體也呂祖謙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也○己不稱其服其德不足以稱是服子臧之服子臧
臧出奔宋竟坐鵠音記不稱也夫無德以詩曰又舉自貶伊感言其
冠爲鄭伯所殺怒所聚鵠不稱也夫稱之也詩曰小雅自貶伊感言其
在入而不在冠也鳴呼子臧附子華冠之服冠之服不稱也夫稱之也詩曰又舉自貶伊感言其
之邪終不能免其禍亦可畏哉揚慎鵠冠微過也地乎其施稱也上下相宋及楚平宋自于泓之
知父與子豈不能正言以責哉而胡至是成公改宋成公往還朝而人於鄭盜誘也不道孰甚
焉君子遂以服之過鄭鄭伯將享之鄭文公將爲宋問禮於皇武子待

不衷是譏謬矣孔之達子臧以子華故懼誅出奔即當深自斂藏不示
人以異而乃好聚鵠冠教人以蹤跡之左氏只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反
覆詠嘆其意自見穆文昭子臧之服但宜論其非法不必論其稱否蓋既
已附邪雖有法服亦宜誅也況非法乎非法之服又何以稱
鄒守益地平天成之語於義迂而不屬左氏之引經太較牽合如此
宋之禮於鄭對曰皇武子宋先代之後也殷之於周
大夫皇武子對曰皇武子宋先代之後也殷之於周
爲客禮待之天子有事天子有祭膳焉尊之故賜之
○膳有喪天子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豐厚可也言天子
音煩厚其禮鄭伯從之鄭文公從皇享宋公有加禮物事
難○冬王使來告難襄王使人來
之寵子帶王引答自責故云得罪于同母弟鄙在鄭地汜
地汜鄙野也言野處于鄭敢告叔父魯與周同姓臧文仲對
文仲對使曰天子蒙塵于外謂之蒙塵敢不奔問官守
官守不敢斥尊故言奔問王之官王使簡師父告于

張天如冬王使來
王資援於狄而反
為狄所攻蒙塵在
外蓋用異類以殘
同氣未有不反罹
其毒者
補注辟母弟之難
陳氏曰傳釋經不
書王子帶
附見曰出居譏王
之避母弟之難也
楊慎邢之伐衛衛
當自反其致兵之
故乃用禮至之謀
誘其子而殺之又
因而滅其國衛之
罪不容誅矣

晉告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告秦天子無出晉天之下
故無書曰書經天王出居于鄭出經以辟母弟之難也弟
即叔帶言王自出以避音避天子凶服凶服素降名降名
穀禮也得恐懼脩○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省視官具于汜官具器用○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其私政而後聽鄭國禮也得先君後○錄衛人將伐
邢衛自十九年伐邢病邢禮至曰禮至不得其宗
也言不得其守臣國不可得也邢國不可我請昆弟
仕焉我請為衛間謀先以兄弟往邢乃往禮至兄弟
得仕果得仕事為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左傳句讀直解
明年滅邢傳卷之十三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四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承子父輯著

傳經二十五年
凌稚隆諸侯不書

魯僖公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宋蕩伯姬來逆

婦蕩伯姬自為其子逆婦○宋殺其大夫無傳其

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迫於

奔楚圍陳以納頓子○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

癸亥公會衛子伋慶盟于洮洮魯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衛以禮至兄弟二禮從國

云經文只隔夏四
月癸酉一句便書
衛侯燬卒恐因是
而傳寫之誤亦未

既濟 水火 乾坤 有兌 互體 水火 卦

可知當後朱子

王元杰衛侯忘同

姓之恩絕先代之

祀惡之大者也經

書正月滅刑四月

衛侯燬卒則知天

道禍淫之理明矣

增補合注姑自為

予來逆婦而公主

大夫之昏皆非禮

也兩譏之

陸淳穀梁云納頗

子者陳也案經文

楚自納之何關陳

事

傳說彙纂經凡書

盟者惡之況衛子

居喪出盟當慶又

以大夫盟諸侯而

趙鵬飛獨以為予

傳二十五

補注同姓也故名

王傳皆同此說寧

者疑之黃先生曰

凡蔣邢茅昨祭周

公之胤也今邢為

衛所滅矣邢與魯

同出自周公故書

曰衛侯燬滅邢雖

罪衛侯而實繫於

子廵城

二禮禮至兄弟也從

之殺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姓也邢衛同

故名以滅同姓

禮至為銘

禮至自銘曰

余掖殺國子

言我手掖

莫余敢止

莫我敢止言其勇

不知取詐以滅同姓

而殺國子

錄秦伯師于河上

秦穆公出

將納王

襄王

狐偃言於晉侯

于犯進言

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

言求諸侯之道莫

諸侯信之

可以取信

且大

義也

削平僭叛興復王

繼文之業

晉文侯仇為平王

納王可以繼

文侯之事業

而信宜於諸侯

宜布於諸侯

今為可

矣

今機會為

使卜偃卜之

此大卜名偃非狐偃也

曰

吉

得吉兆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昔黃帝與神農之

之野勝之

得此兆今

公曰

吾不堪也

文公自

當此兆故

對曰

周禮未改

言周禮雖衰其禮

未改禮天子之禮

今

之王

今之

古之帝也

自當帝兆不謂

公曰筮之

文公又使筮之

著機之

遇泰

三

大有

九三變而為睽

曰吉

遇公用享于天

子之卦也

大有九三爻辭也

三為三公而得位

而說故能為王所宴享

戰克而王饗

此言上筮得大有九三之卦是王享也

吉

孰大焉

孰有大有於此

且是卦也

方更揔言二卦之

義不繫於一爻

天為澤以當日

乾為天兌為澤

乾變為兌而上當離

離為日日之在天

垂曜在澤是天為

五轉

五轉

五轉

五轉

五轉

上而後下
下而後上
言水治言
言水治言

孫得無有汗顏耶
經世鈔且大義也
得句而然先說求
諸侯三字後方說
且大義二字晉君
臣本末盡見
張半菴晉文與勤
王之師歸天子而
誅罪人功於是乎
偉矣情其不以大
義自裁而聽於
上筮也脫占而不
從庸遂已乎此見
周之衰而君臣之
倫斃矣
汪道昆諸侯勤王
事在不疑何上之
有脫下之不吉庸
遂已乎
○天子降心以逆公
天子在上說心在下不亦
可乎此卦之義乎大有去睽而復
論大有本卦亦其
所也離卑今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晉侯辭秦師而下
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
陽樊右師圍溫
晉右師圍之
左師逆王
襄王居汜故
陽樊左師迎之
○附錄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晉納襄王
取大叔于
溫
師取子帶
殺之于陽城
殺子帶于陽城
之地○隰音習
戊午晉侯
朝王
襄王復位晉文
公乃行朝禮
王饗醴
襄王以享禮待
命之賓
又加之
以幣帛
請隧
闕地通路曰隧
王之葬禮也諸
侯皆縣柩而下故晉文請隧欲
擬於王者
弗許
襄王曰
襄王王章也
音顯王者
與諸侯異未有
○隧遂

王元美晉侯稍效
薄勞即為請隧則
此勤王非方伯事
哉周室雖衰而此
弗許之辭亦覺現
壯
全荊石國語所載
請隧事更覺綺麗
神采
穆文熙晉文右師
圍溫左師逆王名
義赫然何必滅於
湯武惜哉其請隧
矣
經世鈔王章也與
孔子惜繁縷同
孫鐘此只三句以
視國語四十餘句
繁簡各具法
○天子降心以逆公
天子在上說心在下不亦
可乎此卦之義乎大有去睽而復
論大有本卦亦其
所也離卑今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晉侯辭秦師而下
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
陽樊右師圍溫
晉右師圍之
左師逆王
襄王居汜故
陽樊左師迎之
○附錄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晉納襄王
取大叔于
溫
師取子帶
殺之于陽城
殺子帶于陽城
之地○隰音習
戊午晉侯
朝王
襄王復位晉文
公乃行朝禮
王饗醴
襄王以享禮待
命之賓
又加之
以幣帛
請隧
闕地通路曰隧
王之葬禮也諸
侯皆縣柩而下故晉文請隧欲
擬於王者
弗許
襄王曰
襄王王章也
音顯王者
與諸侯異未有
○隧遂
代德
言周德雖衰天下
而有一王
之禮是有二王
亦
叔父之所惡也
此言天下而有一王
不惟諸侯惡
與
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此襄王不許晉
隧葬而割周
四邑以塞晉文之意也○攢
才官
晉於是始啓南陽
邑在晉山南河北
故曰南陽
陽樊不服
陽樊之民不肯
圍之
討其不服
蒼葛呼
師
○呼去聲
曰德以柔中國
言惟德之善者
刑以
威四夷
亦惟刑之善者
宜吾不敢服也
言晉不尚德
敢服晉
此誰非王之親姻
凡居此地者誰非
其俘
之也
若何執拘乃出其民
晉聞蒼葛之言知不可強
已○秋秦晉伐郿
郿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楚
後遷於南郡郿縣○郿音若

開世隈曲

增補合注中國有禮義當以德柔之夷狄無黨耻故以刑而威之今我乃也秦以師過析不攻而往入而繫與入其隱蔽之地○喂音煨

關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關克申公子儀也也商密都別邑二子秦人過析隈隈隱蔽之地析楚以圍商密詐為克析得其俘囚宵坎血加書夜掘地為坎以埋盟昏而傳焉昏而傳其

經世鈔秦人過析何以二公子不知非析人○傳附

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子儀子邊即關克屈禦寇商密人懼商密人見縛析囚曰秦取析矣見縛囚故戊人反矣見盟徵故疑乃降秦師乃以商密降于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戊亦楚

又得以獲二公子前後皆潛師不令知耳

令尹子玉追秦師秦不復言晉者弗及秦師已遠遂圍

楊慎楚伏兵以傾秦而反為秦所陷春秋時詐謀多此類

經世鈔楚追秦師

不及師無虛出故為頓圍陳時陳人逐頓子故楚納之

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命三日之糧命軍吏齎三日糧食原不降原不降服

公圍原

命去之三日期滿故命謀出間謀自原出曰原將降矣言原且降軍吏曰軍吏之受命撤請待之請少待公曰文公謂信誠怒國之寶也國家以信為寶民之所庇也民無

信不立故以得原失信言我命三日降原復少待之

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亡滋多得原所得少退一舍而

原降退三十里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趙衰

為原大夫使趙衰為原邑狐溱為溫大夫秦狐毛之

大夫○秦側巾反

○衛人平莒于我莒以元年酈之役怨十

左傳鄭林卷十四

二十四

字氏云
經云
也左
私而不
私是辭
也

柳宗元守原政之
大者也所以承天
子樹伯功致命諸
侯不宣謀及媒近
以承王命雖或衰
之賢足以守國之
政不為敗而賊賢
失政之端由是滋
矣況當其時不乏
言議之臣乎
鍾伯敬忠臣之職
承奉左右從容納
忠可也而存引入
才則非其職矣然
晉侯亦不宜謀及
媒近使之昂抑人
才也柳宗元守原

二月盟于洮魯衛莒三國為盟脩衛文公之好衛文公將為魯平莒未及

而卒成公迫成父志降名且及莒平也且及莒為成也錄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即寺人披晉文公以

守音狩對曰寺人披答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猶行也食

也言趙衰昔者以壺承飧從文飧猶行也餒而弗食趙衰雖飢

公於行役○飧音係從去聲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

不忘君也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處

經二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盟于向向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齊地夏齊人伐我北鄙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

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

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

夷狄○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冬楚人伐

宋圍緡宋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齊邑傳例凡師

公至自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

以號甯莊子即甯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

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侵魯討魯與衛莒○夏齊

孝公伐北鄙齊復衛人伐齊衛救魯洮之盟故也為

盟之公使展喜犒師公使大夫展喜迎使受命于展

故也勞齊師○犒音靠

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

趙匡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傳說彙纂楚滅同姓經不書名者蓋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多之也穀梁以爲不日微國也非也赴告關爾

其徵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資根縣盡○縣音玄罄亦作磬

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適所恐以其耻也

傳二十六年張天如洮向二盟魯乃黨衛於齊何

左右故言夾輔

成王勞之

而賜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之盟

左傳言於魯

禽使展喜受勞師之辭命于柳下惠齊侯未入竟齊孝公未入魯展

喜從之展喜往從齊侯而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言我君

聞齊君親舉將辱臨于我魯國將辱于敝邑之土地皆善辭也使下臣

犒執事言勞執事齊侯曰孝公問魯人恐乎言魯人

對曰展喜小人恐矣言小人無知君子則否其君

見識則齊侯曰室如縣罄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

資根縣盡○縣音玄罄亦作磬野無青草在野則無蔬食之物何恃而不恐言

對曰恃先王之命言魯之所恃者以有昔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祖大公齊之祖言夾輔成王

二公相成王爲周室之股肱而賜

之盟賜二公曰世世子孫言齊魯二國無相害也得

相爲患害此二載在盟府載於盟書而藏大師職之

句乃載書之辭載在盟府桓公是以糾合諸侯桓公承齊之

王元美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兼主司盟之職桓公是以糾合諸侯桓公承齊之

用齊師壓境始使率列國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展喜受命焉如其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言果退齊師矣而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魯乞師於楚是魯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以先王之命規齊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而又自犯先王之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命也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注道昆齊師壓境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左使受命於賢亦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已晚矣況借重其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言而不能顯用其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身此所以夫子有之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諸侯

公桓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言魯府藏空虛但恃此故齊師乃還齊孝公聞言○東門襄仲滅文仲
近是伯玉謂是神品亦未敢謂然經世鈔引先王命其嚴正却叙得通家親熱得妙
孫應鑿時命一言孝公豈能上倍其君遠違其祖穆文熙先王成命桓公伯魯遺令聽者感動鼓舞不待辭說之畢矣
林西仲不言魯無以保聚反謂魯不敢保聚不言齊肆其毒害反謂齊必不加害如此則是魯之士馬本無藉
如楚乞師襄仲即公子遂居東門故以爲氏○東門襄仲見子玉滅孫見子玉楚令尹子
而道之伐齊宋導楚子玉以齊宋○道音導以其不臣也言
不臣事周可以此罪責罰之○變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之火正楚
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一世孫變楚人讓之楚使
讓變子何對曰變子我先王熊摯有疾渠之中子紆故不祀
立爲鄂王者鬼神弗赦熊摯疾死不得嗣而自竄于也○摯音至鬼神弗赦故云鬼神弗赦而自竄于
變其後別封爲夔子吾是以失楚我失楚國又
何祀焉又何祀祭之有此夔子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廢其常祀而節辭文過○宋以其
帥師滅夔得臣即子玉以歸楚○宋以其

杜預注
謂在已

于飽騰迎敵又何待以縣聲言州爲憂乎嚴正中有許多回護宜其動聽還師也
王百穀慶子之答楚問正也其激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胡寧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而慶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
唐爵固不能充宗而置其先人者所在多有復以先王之命爲問其何辭以對趙伯循齊桓公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以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也
音註全文春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四
善於晉侯也文公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宋自二
爲平至是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四年朝楚
叛楚即晉伐國圍邑討其從晉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取齊之邑凡師凡用諸
能左右之曰以釋經書宣桓公子雍於穀雍本與孝
使居穀易牙奉之易牙奉公以爲魯援以爲魯國楚
申公叔侯戍之戍穀也爲二十八年楚桓公之子七
人桓公之子爲七大夫於楚皆奔楚爲大夫言
音註全文春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四

